

丁西  
林戲  
劇集

一

西林  
獨幕  
劇集

西林獨幕劇集

丁西林

# 目次

一隻馬蜂·····	一
親愛的丈夫·····	三五
酒後·····	七一
北京的空氣·····	九一
瞎了一隻眼·····	一〇九
壓迫·····	一三三
三塊錢國幣·····	一六七

465509

一  
隻  
馬  
蜂



劇中人：

吉老太太 年約五十餘歲，身材細小，體質強健，淡素服裝，非常的清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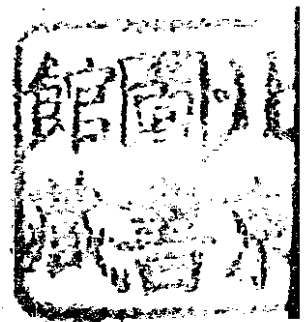
吉先生 吉老太太的兒子，年約二十六、七，強健活潑，極平常極自然的服裝。

徐小姐 年約二十五、六，姿態美麗，面目富有表情，服裝精緻。

僕人

佈景：

一間小小長方形房子，後面牆壁中間，兩扇寬門。門的左邊置一衣架，靠牆一小桌，桌上置鮮花。右邊靠牆立一書櫃，內藏成套的中西書籍。右壁的裏邊，開一獨門，門前爲短門大窗，窗邊置寫字桌，上置文具。



房的右壁，後半亦開一門，前半靠壁置書架，架上置裝飾品。壁上懸字畫。房子中央略偏前與右，置一小圓桌，上置茶具，桌的右側置大椅（即安樂椅），左側置可坐兩人的長椅，兩椅之間，置一小椅，椅上皆置腰枕。

開幕時，吉老太太睡臥在大椅上，脚下置高墊，手中報紙，落地上。

吉 （將左門徐徐推開，見老太太睡臥椅上。輕步走至衣架，取了一件薄大衣，走至椅前，輕輕蓋在老太太身上。老太太醒覺。吉含笑問。）睡着了沒有？

老 我本想閉了眼歇一會，不想一不留心，就睡着了。（坐起。）

吉 老人家的眼睛，同小孩子的眼睛一樣，閉不得的。一閉了，就不由你做主。（將報紙拾起，坐在小椅上。）

老 現在什麼時候了？

吉 （由懷裏取出一個錶看了一眼。）三點一刻。

老 你在那裏一直到現在？

吉 在書房裏寫了兩封信。

老 喔，不錯，你替我把那封信寫了吧。

吉 好，現在就寫。（坐到寫字桌，從抽屜裏拿出信紙信封瓶裏倒了水磨墨取筆預備寫字。）怎樣寫法？

老 隨便的寫幾句好了。你把我們動身的日子告訴他們，叫他們雇一隻船到港口接一接。

吉 你一面說，我一面寫吧。一定下星期二動身麼？

老 喔，已經不是日子，還再不動身！

吉 一面寫，（一面唸，一面說）『……十九日起程回南。』（停筆用手指計算日期）十九，二十，二十一。（寫）『二十一日到港。叫張宏同江媽雇一隻船到港口接一接。』（問）是不是？



老 是，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乾淨。要是李老四的船出了門，叫鄧祥發家的也可以。

吉 (寫) 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一面寫一面口中低聲的唸)……鄧祥發家的也可以。(問) 還有什麼？

老 (自己想她的心思) 這幾天太陽已經很利害，不如叫他們先把南房裏的衣服拿出來晒一晒。

吉 好，還有什麼？

老 沒有什麼。(自言自語) 王媽回家，說過了節，就回來，不知現在已經回來了沒有？

吉 (繼續的寫信)

老 余小姐，應該送她點禮物才好。

吉 (先寫完了信，然後答話，再接着寫信封) 你不是說送她一件衣料的麼？(寫

完了信封。好了，寫完了。

老（被吉打破她的深思。）寫完了麼？

吉（走至椅前，將這信送出。）要不要看一遍？

老 你唸一唸吧。

吉（唸信）「二妹覽：『已經不是日子，還再不動身！』母親說……」

老 這是寫的什麼？

吉 這是寫信的一個帽子。（繼續一句一句的唸信）「母親定於十九日動身。二

十一日到港。叫張宏同江媽雇一隻船到港口接一接。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乾淨，要是李老四家的船出了門，叫鄧祥發家的也可以。這幾天太陽已經很利害，不如叫他們先把南房裏的皮衣，拿出來晒一晒。王媽回家，說過了節就回來，不知道現在已經回來了沒有？」沒有寫錯吧？

老（笑。）喔，你們現在寫信，都是這樣寫麼？

吉 這是最時行的直寫式的白話文，有一句，說一句。你沒有旁的話要說麼？

老 沒有。

吉 這下邊是我的事。（繼續唸信）『這次母親在京，一切都好。惟有兩件事，不大

稱心……』

老 我有什麼事不稱心？

吉 （不答，繼續唸信）『第一，她這次來京的目的，本想勸她的兒子，趕緊討個媳婦，她可早點抱個孫兒。方頭大耳，既肥且皙。嚙！不想來京兩月，絕少成績。媳婦，毫無影響，孫子，渺無消息；第二，她滿心滿意，想親上加親，把姊妹改做親家，姪兒變做女婿。不想她那不肖之女，又剛愎自用，不順母意。因此上，這幾日來，口中不言，心中悶悶，不過那位表姪先生，現已廣託親友，多方物色。夫誠能動神，勤能移山，况在佳人才子聚會之首都，求一稱心合意之老婆乎！故數月之內，定有良緣。將來一杯喜酒，或能稍慰老年人願天下有情人無情人都成眷屬之美情也。』說

得對不對？不要生氣啊。

老（稍有不快之意）我有這些閒工夫來同你們生氣！你們的事，我老早就對你們講過，由你們自己去，我一概不管。你們愛怎麼說，就怎麼說。

吉（將信封好，貼了郵票，走至椅旁，一手放椅背上，一手理她的頭髮。）媽，你是一個特殊的女人，你什麼事都是非常。你是一個非常的良妻，一個非常的賢母。惟有這一件，你沒有逃出了個母親的公例。

老 把這件大衣掛起來。（吉將衣掛原處。老太太追想到她以前的生活。）『賢妻良母』配不上這四個字！（吉坐到原處。）你父親死的時候，你祇有八歲。雲兒祇有五歲。那個時候，我就不相信那私塾先生的教書方法——也一半捨不得你們去受那野蠻的管束——所以我就拿定主意，自己教你們。一直把你教到十六歲。那時所有的產業，就是那分來的五十畝壞田。現在你們可以不愁穿，不愁吃。不是說大話，要是你們不是每年上千塊錢的學費用費，現在大約十倍那

麼多都不止了。

吉 所以我說你是一個特殊的女人。

老 是的，賢妻良母，有甚麼稀奇？現在的一般小姐們不是一天到晚所鄙薄不屑得做的麼？

吉 你要原諒她們。她們因為有幾千年沒有說過話，現在可以拿起筆來，做文章，她們祇要說，說，連她們自己都不知道說的些什麼。

老 現在這班小姐們，真教人看不上眼。不懂得做人，不懂得治家。我不知道她們的好處在甚麼地方？

吉 她們都是些白話詩，既無品格，又無風韻。旁人莫名其妙，然而她們的好處，就在這個上邊。

老 我問你，這樣的人也不好，那樣的人也不好，舊的，你說她們是八股文，新的，你又說她們是白話詩……

吉 是的，同樣的沒有東西，沒有味兒。

老 那末你到底要怎樣的一個人，你就願意？

吉 （聳肩。）壞的就是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要是找老婆如同找數學的未知數一樣，能夠立出一個代數方程式來，那倒容易辦了。

老 怎麼你們表兄弟兩個，這樣的不同！那一個就請這個，託那個，差不多今天等不到明天。你是總不把它當一件正經事看。

吉 不把它當一件正經事看！因為我把它看得太正經了，所以到今天還沒有結婚。要是我把它當做配眼鏡一樣，那麼你的孫子，已經進了中學。

老 （覺得他沒有辦法。）倒一杯茶給我。（吉倒了一杯茶送給老太太，自己亦倒了一杯，慢慢飲之。老太太沉思半晌。）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表兄已經同我說了幾次，要我替他做媒？

吉 怎麼不知道？

老 你知道他要說的是誰麼？

吉 余小姐，是不是你問過了她沒有？

老 （很慢的答。）沒有。

吉 爲甚麼不問她？

老 爲甚麼不問？（少頓。）我想今天問她，——好不好？（語時視吉。）

吉 很好，看護婦配醫生，互助的原則，合作的精神，結婚時最好的演說資料。

老 （微微的嘆了一口氣。）

僕 （推開左門。）老太太，余小姐來了。

老 請她進來。（僕人走出，吉放下茶杯，忙走至寫字桌，整理筆硯，摺好了桌上報紙。）

〔僕人由外面推開左門讓余走進，自己隨後收去了桌上的茶具。〕

余 帶了帽子手套，一手提錢包，進來之後，一面與主人招呼，一面脫去手套，（將錢包置門旁小桌上，解下帽子。）老太太，吉先生。

老吉 | 余小姐。(吉接過帽子，掛衣架上。)

余 老太太，對不住得很，勞你們等了。

老 沒有甚麼，請坐。(讓余坐大椅。)

余 喔，老太太坐，老太太不用客氣。我這兒坐好。(扶老太太坐大椅，自坐小椅。吉自坐長椅上。) 兩點半鐘就想來，忽然來了一個病人，要替他騰出一間房間來，忙了半天。還打算打電話，說不能來了，後來我想老太太就要回南，無論怎樣忙，都要來陪老太太頑半天。

老 多謝你，我們也知道你醫院裏事情很忙，所以一向不常請你出來。今天是因為我們快要回南，想請你來，我們好當面向你道謝。這一次實在勞苦了你。起先是我們吉先生，住了兩個星期，都是你招呼，後來又是我自己，我們實在感激你的了不得。

余 老太太客氣，那是我們的職務。老太太這幾天飲食可好一點？



老 胃口不強，我一向就是這樣。那一次到北京來，因為在路上略微受了一點辛苦，所以覺得不大舒服，實在沒有什麼病。我們吉先生一定要我到醫院去，說醫院裏怎樣的舒服，怎樣的乾淨。我總是不想去。後來他又說我精神不好，一定是睡覺不好，非得到一個清靜的地方去靜養幾天不可。我被他說不過了，方纔住到醫院去。我出來的時候，他還要我再多住幾天。

吉 我的母親是不相信醫院，不相信看護婦的。

老 我並沒有說我不相信看護婦，我是因為常常聽見講醫院裏招呼不大周到。

吉 沒有甚麼，你現在不但相信她們，並且喜歡她們。

余 我們也知道，外面有很多的人，說我們的壞話，現在不是我來替自己辯護，有時實在不是看護婦的疏忽，實在是這一班生病的太太小姐們的麻煩。我常時同其餘的同事說了頑，說這些人甚麼事不會做，連生病也不會生……

吉 要生病生得好，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余 她們第一，就不肯聽醫生的話，要這樣要那樣，一天要壓幾十次鈴子。你對她們說，叫她們不要吃東西，她一回兒要到外邊買些水菓，一回兒想叫家裏送點鷄湯。你想，要叫我們同平常人家的老媽子伺候太太小姐們一樣，我們那裏有這麼許多工夫？我們平均每人要招呼十個人。喔，說也是無用，她們那裏肯講理？

吉 做看護婦本來是一種很苦的職業，因為世界上最不講理的是醉漢，其次就要算病人。

余 好笑得很，遇到一種奇怪的人，病快好的時候，他還要你陪他談天。（看了吉一眼。）

吉 那真是可想而知的討厭。要是個男人，還沒有甚麼，假若是個女人，那恐怕簡直沒有辦法。

不過我終是不相信，其餘的人，能夠同你一樣。縱然有你這樣的能幹，也一定不會這樣的和善，這樣的體貼。

〔僕人由左門入，手裏拿了一個盤，盤中置茶壺，茶杯，糖碟等物。〕

余（老太太欲倒茶。）老太太請坐，讓我自己來倒。（倒了一杯茶送老太太。）

老 嚶，謝謝你。（吉倒了一杯茶送余。）

余（受吉之茶。）謝謝。（欲代吉倒茶。）

吉 謝謝，我不喝茶。

余（一面喝茶。）老太太爲什麼不在北京多住幾天？有吉小姐在家，難道還放不下心麼？

老 她倒甚麼都能夠，不過我這次離家已經很久。我本是因爲吉先生病了，所以來看看。

余 我想吉小姐一定也是很能幹。

老 甚麼叫能幹。不過一個女孩子應該知道的事，我不容她們不知道。

余 不過要想能同老太太一樣的能幹，恐怕不容易。

吉 做能幹父母的子女，是一件很苦的事。暑假那麼熱的天氣，回到家，祇有兩個星期，兩個星期一過，就一個趕到鄉裏去種田，一個趕到廚房裏去燒飯。

老 (笑) 我是一個很頑固的人，——我現在也有了年紀，也不怕人笑話，——我以為一個人多知道一點事，一定不會有壞處。我不相信，一個女人會做了飯，就不會做文章。

吉 不錯，不過困難的不是會做了飯的女人不會做文章，是會做了文章的女人就不會做飯。

余 吉小姐會到北京來麼？我很想認識她，我想她一定是同老太太一樣的和氣，可愛。

老 她旁的沒有什麼好處，不過還直爽。就是我嫌她有點新的習氣。

余 (高興) 我想我們一定會變做好朋友，她來的時候，老太太一定要叫她寫信給我。

老 (向吉。) 你有她的照片沒有?

吉 有一張的，不知到那裏去了。

余 (憶起。) 喔，吉先生信裏說老太太要我一張照片，我今天帶來了。(走向小桌。)

老 (不解。) 我沒有說要照片。(向吉。) 我幾時……?

吉 你怎麼沒有講? 真是有了年紀的人，說過去的話，不要幾天就忘了。

余 (裝不聽見，由錢包裏取出一張小照片。) 這一張不大好，不十分像，等以後有了好的的時候，再送老太太吧。(以照片送給老太太。)

老 (看照片。) 你已經長得很好看，這張照片更加好。

吉 (向老太太取了照片，取笑老太太。) 你平常最講究會說話的，怎麼今天自己把話說差了? 你應該說，這張照片固然很好看，但是總不及照片的主人好看。(與余對看了一眼。)

老 我是說的老實話。

吉 你們還坐一會兒纔去吧？（向老太太。）我送你一個好看的照片框子。（吉帶照片由左門走出。兩人不語者片刻。老太太對余注視，余不知所語，取了一塊糖來吃。）

老 余小姐，我有幾句話，很久就想同你談談。（將椅移近，余忙將口裏的糖吞下，理了一理裙子，坐直了身子，用心的聽。）我想你一定以為我是一個很愛舒服的人，你知道我年青的時候，很過了些辛勞的日子。我們吉先生，從小就沒了父親，家裏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全靠我一個人去問，連他們的書，也都是我自己教他們。差不多吃了二十年的苦，纔把他們帶到這麼大。現在他們甚麼事都用不著我去擔心。不過還有一件，我放不了心，就是他們都還沒有成家。（余的身子略微的顫動了一下。）這一層，我也同吉先生說過好幾次，他都不把他當一件事。——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意思。現在子女的婚姻，本來也用不着父母去管，所以我也祇好由他們自己去。（嘆了一口氣，略頓。）我有一個表姪。（余轉了

一轉身子，恢復了自然的呼吸。）你大概也認識他，他到醫院看過我。他雖然祇看見過你幾次，但是因為他時常聽見我說你怎樣的好，所以他很敬重你。他向我說了好多次，託我說媒，我都沒有提過。因為我自己兒子的事，我都不管，我那裏有工夫去管旁人家的事？不過他說，他一來不知道你的意思，所以不好向你開口，二來就是想對你說，也沒有個好的機會。他，人是一個很好的人，他學的是醫道，現在預備自己掛牌行醫。他的脾氣很好，也是一點壞的嗜好都沒有。——

喔，我知道我是一個很腐敗的老太婆，說媒的事，是你們現在最不歡喜的。要是這樣，我請你不要生氣。

余

（如夢初覺。）我很感謝老太太的好意，那有生氣的道理？

老

他還想在我回南之前，得一個回信。我想這也不是立刻就要怎樣的一件事，你如要細細想一想，你回去寫封信告訴我，我想也沒有什麼不可以。（略頓。）你的意思怎麼樣？你有什麼話，儘可對我說，你知道我差不多把你同自己的女兒

一樣的看法。

余（思索了一會，打定了主意。）我想我們年青的人，一點經驗沒有，什麼事都全靠年紀大一點的人到處指點教導。老太太的意思怎麼樣？

老 喔，這是你自己的事，總得你自己做主。

余 老太太的意思，如果覺得很好，那自然不會有錯。

老 那我就說你很願意？

余 不過我想總得寫一封信回去問問父母的意思。

老 不錯，不錯，自然應該這樣。那你就寫封信回去，等你接到家裏回信之後，再說吧。

余 我想單由我寫信去，還不十分妥當。

老 那有什麼不好？

余 可以不可以請吉先生寫一封詳細的信，把老太太的意思告訴家裏，我再另外寫一封信，一齊寄去？



老 不錯，不錯，應該這樣。回來我對吉先生說一說，叫他寫起一封信來。寫好了，我  
一個人送給你。你說好不好？

余 老太太的主意很好。

老 我們還是坐一會，還是就到公園去？

余 老太太意思怎麼樣？

老 我們就去好不好？我叫他們去請吉先生去。（走去壓電鈴。）

余 我借你們的電話用一用。

老 在那邊院子裏，你知道。（余由右門出，僕人由左門入。）你去請吉先生，就說我  
們現在到公園去了。（僕人由左門出。老太太坐回原處。如有所思。）

吉 （由左門入，手裏拿了照片，裝好了框子。進來之後，將照片放在書架上，看了一  
看，移動一回。）余小姐那兒去了？

老 （沉思中。）打電話去了。

吉 (坐到小椅上,取了一塊牛奶糖,慢慢去其外皮,隨便的問)你的媒做得怎麼樣,問了她沒有?

老 問過了。

吉 她怎麼樣講? (將糖送至嘴邊)

老 她很願意。

吉 (將糖由嘴邊拿回)她很願意?她說很願意麼?她怎樣說?

老 她沒有說什麼。

吉 她沒有說什麼,你怎樣知道她很願意?

老 這用不着說的。

吉 喔,不錯,這一類的事是用不着明說的,是不是同天氣一樣,祇要看看氣色就知道。 (老太太對他嚴厲的看了一眼)那麼,已經定了?

老 她還要寫封信回去,問問她的父母,要等……

吉 問問她的父母！（解悟。）喔！（把一塊糖投入口中。）

老 你笑什麼？你笑她把她的父母太看重了，是不是？我聽了很歡喜。

吉 沒有的事！我聽了也很歡喜！（又拿了一塊放進嘴去。）她說瞭什麼時候寫信沒有？

老 她要請你替她寫。

吉 要我替她寫！這真奇怪。我又不是她的親兄弟，親叔伯，她爲甚麼要請我替她寫信，這不是奇而又奇的事？

老 你看了奇怪麼？我看瞭一點也不奇怪。

吉 爲甚麼不奇怪？

老 因爲——因爲你還沒有認出她。她是一個大戶人家出來的女孩子，知道甚麼是應說的，甚麼是不應說的。她知道害羞。

吉 喔！女孩子害羞！（又拿一塊糖放進嘴去。）

老 怎麼你向來不吃糖的人，今天愛吃起糖來了？

吉 今天的糖特別有味兒！（高興跳起）你們現在就到公園去呀！

老 等余小姐打完了電話。

吉 （想了一想）你不換一件衣服？

老 不過是到公園去坐一坐，誰再去換衣服？

吉 可是天氣很涼，不換，也應該加一件。——在那裏，我替你去拿，好不好？

老 我自己去，你不知道。（吉開右門讓老太太走出，將門關好，走到書架，取照片在手，細細的審看。將照片放回，在房裏走了兩轉。余由右門入。）

吉 電話打通沒有？

余 打通了。（注意老太太不在房內，兩人對看了一眼。）

吉 （將長椅向前稍推。）老太太到後面去換一換衣服，叫請你在這裏等一會。請坐。

余（由女人的直覺，知將有有趣的談判發生，爲準備抵禦起見，先摸了一摸頭髮，埋了一理裙子，選了長椅離小椅遠的一邊坐了。吉坐小椅上。）老太太真是一個很可佩服的人，那麼大年紀，穿的衣服，比年青的小姐們還要講究。

吉 一個人甚麼都可以不講究，惟有衣服不可以不講究。

余 爲什麼？

吉 因爲人是一個社會動物。一個人生在世上，所有的一切物質上的幸福，精神上的愉快，都是社會給他的。所以一個人對於社會，應當盡量的報答。

余 那與穿衣服有關係麼？

吉 關係大得很！因爲報答社會，有種種不同的方法。有職業的，藉他的職業，有技能的，用他的技能。當兵的可以替我們殺人，做律師的可以替我們打官司，做醫生的可以替我們治病。不過還有一種人——就像我們——既無職業，又無技能，最少也應該著幾件好看的衣服，纔不至走到人家面前，叫人家看了難過。

余（笑。）哈，我明白了。愈無用的人，愈應該穿好看的衣服，對不對？

吉 對，不過有用的人，也不應該著不好看的衣服。社會上沒有一種職業，我們可以承認他有不願裝束的專利。一個人，自生至死，也沒有一個時期，我們可以承認他有無須修飾的特權。假若一個女人，因為他已經結了婚，就不管她頭髮的高低，因為她生了兒子，就不管她袖子的長短，或是一個男人，因為她能夠譎得幾句詩詞歌賦，就不洗清他的面孔，因為她能夠畫得幾筆山水草蟲，就不剃光他的下巴，拉直了他的襪筒，那都是社會的罪人。

余 這樣講，恐怕我們都是社會的罪人。

吉 你！（欲言而止。）

余 我怎麼樣？

吉 你兩個月以前，你冤枉說我發燒的時候，我不是已經對你講過麼？

余 我冤枉說你發燒？

吉 自然是冤枉。什麼溫度三十九，脈跳一百多，那都是你造的謠言——是的，完全是謠言。——不過我很感激你，假使沒有你的謠言，我如何能夠住到兩個星期？  
喔！那兩個星期！那是我一生最快樂的兩個星期（嘆）！嚶，無論怎樣，不會再有的。

余 （同想到那時的景况。）是的，也不知說了多少話！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愛說話的病人。

吉 是的，那都是些極真誠，極平常，極正當的話。爲甚麼平常我們不能講？爲甚麼要男人裝了病，方纔可以講？爲甚麼女人聽了，一定要冤枉說他發燒？要是現在我說你眼睛生得怎樣的動人，嘴唇怎樣的可愛，你會裝做沒有聽見，把我的額角摸一摸，枕頭擁一擁，說一聲：『現在歇一會兒吧。你說話說得太多？』社會真是一個不自然的東西！這一類的話，有甚麼說不得？爲甚麼現在不能說？

余 因爲——因爲你現在不發燒！

吉 你怎麼知道我不發燒？我一年到頭，沒有一天不發燒。你要不相信，你現在替我試一試。（伸手放在長椅邊上，余從長椅那一邊，移到這一邊，先理了一理裙子，然後用右手把脈，同時看左手上的腕錶。約數秒鐘無語。）我病的時候，說了很

多的話，是不是？（余點頭。）說了些甚麼？

余 （余將手縮回。）你說中國是一個可憐的社會，男人尤其可憐。除了賭錢，遇不到人家的小姐太太，除了生病，得不到女人的一點同情。所以你一個星期要打一次牌，一個月要裝一次病。

吉 對呀！這像生病的人講的話麼？——發燒不發燒？

余 （猶豫）七十七次。

吉 可見得是說謊。

余 爲什麼？

吉 因爲你就沒有數！



余 喔一個人可以隨便說謊麼

吉 自然不能「隨便。」不過我們處在這個不自然的社會裏面，不應該問的話，人家要問，可以講的話，我們不能講，所以只有說謊的一個方法，可以把許多醜事遮蓋起來。

余 我們從小就知道，說謊是不道德的。

吉 道德是沒有標準的，隨時代隨個人而變的東西，平常「所謂」道德，不是多數人對於少數人的迷信，就是這班人對於那班人的偏見。

余 這樣說，世界上沒有善惡好壞的標準了？

吉 世界上祇有憐的習慣是壞習慣，醜的行爲是惡行爲。

余 所以什麼謊都可以說，祇要說得好聽。做賊，賭錢，都可以做，祇要做得好看？

吉 一點都不錯。不過世界上美神經發達的人很少。做賊同賭錢的時候，大半都是不大十分雅觀。說謊，說得好的人很多，不過我最佩服的是你。

余 我向來不說謊，你說我說謊，你有什麼證據？

吉 對呀！所以佩服你的緣故，就是因為拿不出證據來。不過一個人說謊說太多了，總有一天，轉不過灣來，要露出馬腳來。

余 我從來不歡喜說謊。

吉 好吧，白說是沒有用的。我問你一件事。

余 什麼事？

吉 老太太替你做媒沒有？

余 （著急。）你不應該問這句話。

吉 爲甚麼不應該？

余 因爲這一類的話，連自己的父兄都不應該問，朋友更加不應該。

吉 喔，新文化！新文化！不過你知道不知道？一個人的婚事，從前，是父母專制，現在因爲用不着父母去着，所以用不着父母去問。（吉先生的意見，以爲婚姻的事如

其不要人幫忙則已，如要幫忙，父母應該是最重要的人物。現在所以不要他們過問，一則因為他們專制，二則也因為他們不能幫忙。這一層似乎還沒有有人見到，所以附帶聲明。但是現在的婚姻是朋友專制，要想結婚，非靠朋友幫忙不可，所以你說朋友不應該過問，是完全錯誤。

余 我去看看老太太去。（起立欲走）

吉 （起立阻之）不要走，不要走，我還有一件要緊的事，沒有對你說。請坐。（兩人同坐下）我不在這裏的時候，老太太同你講了很多的話，是不是？

余 是的。

吉 她說到我不想結婚的話沒有？

余 說了很多。

吉 你知道，我不想結婚。

余 爲甚麼不想結婚？

吉 因爲一個人最寶貴的是美神經，一個人一結了婚，他的美神經就遲鈍了。

余 這樣說，還是不結婚的好。

吉 是的，你可以不可以陪我？

余 陪你做甚麼？

吉 陪我不結婚。（走至余前，伸出兩手。）陪我不要結婚！

余 （爲他兩目的誠意與愛情所動。）可以。（以手與之。）

吉 給我一個證據。

余 你要什麼證據？

吉 你讓我抱一抱！（釋其手，作欲抱狀。）

余 （走開。）等你再生病的時候。

吉 不過我的母親告訴我，說你已經答應了做她的姪媳婦，那怎麼辦？

余 （得意。）那沒有甚麼，我的父母不願意我嫁給醫生！

吉 對，我知道，我們是天生的說說一對！（趁其不防，雙手抱之。）

余 （失聲大喊。）喔！（老太太由右門，僕人由左門，同時驚慌入。吉已釋手。）

老 什麼事，什麼事？（余以一手掩面，面紅不知所言。）

吉 （走至余前，將余手取下，視其面。）什麼地方刺了你沒有？

老 什麼事？什麼一回事？

余 （呼了一口深氣。）喔，一隻馬蜂！（以目謝吉。）

（閉幕）

親愛的丈夫



劇中人物：

原先生

老劉

任太太

任先生

佈景：

一間中國舊式的廳屋，後面左右兩邊，各有一獨扇門，通過道。室之右壁爲舊式長格，室之中央，置一小桌，四圍置輕便小椅數張，桌上放一花瓶，內置鮮花。室之左前部，裝一洋式白鐵火爐，爐旁置茶几沙發。



及安樂椅，椅上皆有腰枕。一切傢具陳設，皆新而精緻，處處表現出一個新成立的新家庭的氣象。

一個年在二十歲以上的青年（原）帶了帽子，穿了大衣，立在電燈之下看晚報。少停，一個聽差的

（劉）由右門走進，手捧茶具，肘下挾了兩本雜誌。

劉 老爺在書房裏寫信，一會兒就來。（將茶具放在桌上，將雜誌送到原的面前。）

這是剛寄來的雜誌。——這屋裏很熱，您不把大氅脫了麼？

原 （將晚報塞進大衣袋裏，以帽與之。）太太在家麼？

劉 （代原脫衣。）在家。要不要請去？

原 不用。（拿了一本雜誌，坐到茶几旁邊的一張大椅上。）這幾天太太出門沒有？

劉 （將衣帽掛到衣架上。）我們太太不愛出門。

原 （隨便的翻閱雜誌。）你怎麼知道？

劉 （倒茶。）來了兩個月，一共才出了三次門。上一次連雍和宮打鬼都沒有去看。

(送茶。您喝茶。不去也很好，那麼兒一點地方，那樣多的人，又都是沒有受過教育的，一點意思也沒有。)

原 (將報紙放在一旁，取了茶杯。) 太太不出門，在家做點甚麼？

劉 (正在撥火爐。) 太太的事多得很。早上看了我們收拾屋子，下午看看書，寫寫字，空的時候，做點活計。

原 太太還會做活計麼？

劉 您看看這屋裏的窗紗和桌布……

原 那都是太太自己做的麼？

劉 (擦了一擦手，椅上取了一個腰枕，送到原的手裏。) 連這上的花兒都是太太自己繡的。

原 這樣的能幹？(接了腰枕，隨便的看了一眼。) 這花兒做得好不好？

劉 我們那兒配知道這樣的東西。

原 客氣客氣。

劉 (取回了腰枕,手指着上面的繡花。)您不要看不起它小,噯,愈小愈難,又要漂亮,又要脫俗,難就難在這個上面。(將腰枕拍了一拍,放還原處整理其餘的椅飾及室內的傢具。)

原 (短停頓以後。)太太的脾氣好不好?

劉 很有點規矩。

原 (誤會了他的意思。)啊,沒有從前那樣的自由噯?

劉 我們做下人的怕的不是做主子的講規矩……

原 喔——怕的是甚麼?

劉 怕的是做主子的沒有身分?

原 喔——你們太太有沒有身分?

劉 從來沒有罵過我們……

原 啊！

劉 講話非常的客氣。

原 所以你對她也得客氣客氣，對不對？

劉 那是應該的。比方拿穿衣服的一件事來講……

原 她要你穿大褂兒？

劉 我向來不着短衣。

原 喔，對不起，我忘了。

劉 她最不願意看見我們穿髒的衣服。前天我穿了一件舊大褂兒，其實不能算髒，太太看見了，她說：「老劉，你這件衣服應該換了。」我說：「太太，那一件洗了還沒乾。」她說：「你祇有這兩件麼？」我說：「是。」她說：「兩件怎麼夠穿過天叫裁縫來替你做幾件新的吧。」

原 叫裁縫來做了沒有？

劉 (指了身上現穿的新長衫。)一齊做了兩件。(取了紙煙罐子。)

原 啊，這就是你所說的做主子的身分！

劉 (點了一點頭，送烟。)您抽烟。

原 (取了一支烟，劉代他燃了火，原噴了一口烟。)所以你的新主子比舊主子強得多啊！

劉 喔，大少爺，您不用那麼講。您知道，我是不願意出來的。

原 不錯，不錯。(由桌上拿了紙烟罐送到劉的面前。)抽烟麼？

劉 (拒絕。)喔，大少爺！

原 怎麼戒了烟麼？

劉 您應當知道，這不是在您的府上啦。

原 啊，不錯，我不應該拿人家的烟請客。(從自己懷裏拿了烟盒子，再送去。)這是我自己的，金馬牌子，真正的國貨，嘗一嘗，看味兒好不好？(劉依然拒絕，無意中

向門看了一眼。）喔，不要緊，你們老爺和太太都是有身分的主子，客人請你抽烟，絕不會見怪的。

劉（接了一支煙。）謝謝您。（自己燃了火，吸煙，這一支煙，引起了兩人舊日的感情，所以以下的談話，愈加的親密了。）大少爺，您以前認識不認識我們的太太？

原不認識。爲甚麼問我？

劉（猶豫。）因爲——我老想同您說，總沒有得空兒。（走近。）我覺得我們太太很有點的奇怪。

原有什麼奇怪？

劉我對您說了，您可不要對老爺太太講。

原你說吧。

劉我們太太……

原太太怎麼樣？

劉 是老媽子說的。

原 老媽子說甚麼？

劉 (走近原的身旁，低了聲。)自從太太來了之後，我們老爺還沒有在太太房裏歇過。

原 喔，傻東西！

劉 傻東西？您不信麼？

原 我？我很信！

劉 您不覺得奇怪？

原 我也覺得很奇怪，不過這不是你們太太的奇怪，這是老爺的奇怪。你們老爺是怎樣的一個人，你知道不知道？

劉 不知道。

原 啊，你們老爺是一個詩人。你知道不知道怎樣叫做詩人？啊，你不知道。一個詩人

是，人家看不見的東西，他看得見；人家看得見的東西，他看不見；人家想不到的東西，他想不到；人家想得到的東西，他想不到；人家做得出的事，他做不出；人家做不出的事，他做得出。

劉 （不信。）太太每晚睡覺，都把門鎖上。

原 那算得甚麼？你們老爺袋裏有把鑰匙！（劉搖頭。）

劉 廚子說……

原 廚子說甚麼。

劉 （低了聲。）廚子說我們太太一定是個……（走到原的耳邊，講了兩個字。）

原 胡說！混賬東西，滾出去！

劉 （帶笑。）老爺寫完了信就來。（將紙煙的火頭捻熄，帶了煙走出。）

（原坐在椅子上看雜誌，少停，任太太由左門走進，手裏拿了未做完的毛織物。）

原 啊，任太太。（起立，將書放下。）



太太 原先生。

原 這幾天好吧？

太太 多謝，很好，請坐。（兩人同坐下。）原先生什麼時候來的，我簡直不知道。我們的聽差，真是一點規矩都不知道。（走去代原倒茶。）

原 規矩啊，不錯。

太太 怎麼？

原 我說，你們的聽差，很知道規矩，我一進來，他就要去請你，我因為恐怕你有事，所以沒有要他去。（接了茶。）多謝。

太太 他們就讓你一個人坐在這裏！

原 沒有沒有，老劉在這裏陪了我半天，我們談得非常的有趣。我正在這裏想，覺得

中國真是什麼人才都缺乏，像他這樣的一個聽差的，就找不出第二個來。

太太 這是你的成績啊。

原 怎麼是我的成績？

太太 因為他是你教出來的，你是他的舊主人。

原 我教出來的？我從來就沒有教過他，什麼事都是他教我。從我七八歲在書房裏上學的時候，他就是我的顧問。記得有一天，先生出了一個對子，叫『籠中鳥』，要我對。我想來想去想不出，我就去問他。他教我對了一個『虎離山』。先生說，字而雖然不工，意思還不錯！

太太 哈，他甚麼都知道。

原 是的，甚麼都知道，不過他的專門知識，是中國的舊戲，所有北京的一班唱戲的，你如果問他，誰是誰的徒弟，誰是誰的親戚，誰是譚派，誰是汪派，誰的拿手好戲是『三打』，誰的拿手好戲是『三斬』，他可以源源本本的背給你聽，還可以包你沒有一點錯兒。（任先生由右門走進。）哈囉。

任 哈囉，對不起。（向任太太。）我不知道你在這裏。（想去倒茶。）

太太（起來代任倒茶。）讓我來替你倒罷。你一做起文章來，就甚麼都不管，客人來了，也不來招呼（將茶送給任，並替他整理衣領衣扣。）

任 謝謝。客人誰是客人？

太太 原先生已經來了好久……

任 原先生？我們不把他當做客人，他自己也從來不把自己當做客人；就假定他是一個客人，他也不是我的客人，因為他不是來看我的，他是來看你的。

太太 靜庵！

任 是的，他們都是來看你的，他們來的時候，都說是來看我的，但是他們都是來看你的。（向原。）老朋友，趕快的結婚吧，一個人一結了婚，從來不來看你的朋友，就都來看你了。

原 不要以為個個人有你這樣好的運氣，不要忘了，有的人，一結了婚，從來不看他的，就都去看他；還有一種人，一結了婚，從來去看他的人，就都不去看他了。

太太 那他最喜歡了。他最討厭的就是客人

任 素貞！

劉 (由右門走進。) 太太，一個姓胡的請您接電話。

太太 姓胡的電話？那一個姓胡的？

劉 他不肯講。他說提到姓胡的，您就知道。

太太 (面上現出不安的樣子，但頃刻之間，恢復了常態。向劉。) 再添一點茶來。(劉取了茶壺走出。任太太取了手工亦隨後走出。原與任兩人的目光，都不知不覺的跟隨了她。直等到她出門之後，兩人同時回過臉來，目光恰恰相遇。)

原 任太太走路，走得真好，從來不曾看見一個女人走路，有她這樣走得好看的。

任 (慨嘆。) 嚶，她的好處多得很。你同她還沒有十分的熟識，等你同她處久了，你才知道。

原 用得着麼？從今晚我走進這間屋子，到現在，我的知識，就已經長進了許多。

任 (搖頭。)世界上有兩種女人：一種，祇有旁人覺得到她的好處；一種，祇有她的

男人覺得到她的好處。祇有旁人覺得到她的好處的女人，一百個人裏面，你可以找到十個；祇有她的男人覺得到她的好處的女人，一百個人裏面，你難找到一個。

原 「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人家的好。」——是的，一個人常見了，就看不出她的好處來。

任 常見了就看不出好處來？沒有這麼一回事。

原 那麼，爲甚麼同是一個人，在訂了婚的時候，你總覺得非常有趣；等到結了婚，那味兒就淡了呢？

任 是的，同是一個人，不錯，但是在訂了婚的時候，她祇是專門的打扮了給你看。等到她和你結了婚，她祇是專門打扮了給你的朋友看。專門打扮了給你的朋友看，本來也是一件很好的事，不過她還要專門的不打扮給你。

原 這正是老婆的好處！

任 這正是人家老婆的好處！

劉 (手裏拿了茶壺及一張名片走進。將茶壺放桌上，名片向任送去。) 會您的。

任 (看了名片。) 我不認識他。是怎樣一個人？

劉 是步軍統領衙門派來的。

任 步軍統領衙門派來的？他到這裏來幹甚麼？

劉 問過他。他說——他說有一件要緊的事，要見你。

原 是怎樣的一個人？

任 他現在在那裏？

劉 在客廳裏。

任 (向原。) 坐一會兒。(不願意的走出。)

劉 (將門關好，倉皇地走到原的面前。) 喔，大少爺，大少爺！

原 (一驚) 什麼事?

劉 這個人是統領衙門裏派來拿人的。門外還有好幾個衛兵!

原 拿人的, 拿什麼人?

劉 拿——拿我們的太太!

原 胡說!

劉 一點都不胡說。今天是汪大帥老太太的生日, 家裏有堂會。把北京所有的名角兒都叫去了, 只有黃鳳卿沒有到, 大帥生了氣, 要辦他, 所以派了人來拿他。

原 拿他, 拿他, 到底拿誰?

劉 您還不明白麼?

原 明白? 不知道你說的是怎麼一回事。

劉 喔, 大少爺, 那一天他們結了婚, 一回到家, 我就看了出來。

原 (不耐煩) 看了出來, 看了甚麼出來?

劉 我們的太太是黃鳳卿扮的！

原 胡說！

劉 您不信？他那眼，他那嘴，他那笑法，他那走路！

原 是那兒聽來的這些瞎話？

劉 喔，他們先到他的家裏，拿了他的夥計，問他老板在那兒，他說，生病了，問他在那

裏兒病，其初他還不肯說，後來——後來他們要鎗斃他，他方纔說了出來。

原 說了甚麼出來？

劉 說他老板在我們家裏。

原 呀！

劉 告訴您，一定是他。您想，自從老爺結了婚，他就沒有唱過戲。

原 （好笑。）弄清楚了，誰沒有唱過戲？黃鳳卿沒有唱過戲，還是你們太太沒有唱

過戲？



劉 (也不耐煩。) 喔，他們兩個人，就是一個人。

任 (手裏拿了一張字條，由右門走進。) 荒謬絕倫的事！說黃鳳卿在我家裏養病，看你懂不懂這上面說的是什麼話。

原 (讀字條。劉在旁邊靜聽。) 『汪大帥把我押在班房，如不把您交出，立刻就要鎗斃我，這不是鬧頑意兒，我上有一個老娘，下有五個小的，請您可憐我這條小命，見字即來，爲要爲要。胡升叩頭。』

任 這是怎麼回事？

原 (向劉看了一眼，劉正在倒茶，會意走出。) 聽說今天是汪大帥老太太的生日，把北京所有的名角兒都叫了去唱戲。現在什麼人都到了，就祇黃鳳卿沒有到。現在他們要拿他。

任 拿他，爲甚麼拿到我這裏來？

原 那我可不知道。(慢慢的。) 也許——任太太長得有點像黃鳳卿……

任 豈有此理！

原 不要忙，有人還說任太太就是黃鳳卿扮的呢！

任 混賬。

原 說句老實話，任太太的樣子，倒實在有點像黃鳳卿，——嚶，簡直竟可以說很像很像。如果任太太不是一個女人……

任 （恐怖起來。）甚麼！你說她不是個女人？

原 （急辯。）我沒有說。我說如果任太太不是一個女人，連我也都可以相信。現在我們知道黃鳳卿是個男人，任太太是個女人，所以……

任 （氣惱。）你怎麼知道她是一個女人？

原 （意料所不及。）我怎麼知道她是一個女人！難道她——她不是一個女人麼？

任 （怒。）我怎麼知道？

原 你怎麼知道哩，天呀！（跳起。）結了婚兩個月，不知道……

（任太太走過，任兩手抱頭，坐在椅上。）

太太（由左門走進，滿面的悲愁。劉隨其後。向劉。）叫車夫把車子拉出去，我即刻就要出門。

劉（猶如預知。）是。（由右門走出。）

太太（走到任的面前，悲傷的。）靜庵，我有一個女朋友病了，剛纔來電話，要我就去看她去……

原  
啊！

太太……病得非常的厲害。醫生說，如果今天晚上要不發生變故，或者有幾分希望，不然，恐怕有點危險。

原 他們要把他鎗斃，是不是？

太太 甚麼？我不懂你的意思。

原 這不是我的意思，這是那字條兒上的意思，（手指桌上的字條。）

太太 字條兒？（取了字條，讀了一遍，其初略有爲難之色，但立刻轉爲鎮靜，露出笑容。）啊。

任 （跳起，粗魯的把她拉住。）你是誰？

太太 我？我是你的太太。

原 不錯，問題是：是個男太太，還是個女太太？

任 （將她震搖。）你到底是誰？你到底是誰？

太太 （撒嬌。）怎麼十個男人，就有九個是野蠻的。你們就都會欺負女人。

原 喔，女人！

太太 女人，是的，一個純粹的女人，一個理想的女人。

任 我問你，爲甚麼走到這裏來？

太太 （憤慨。）爲甚麼走到這裏來？好像害了你似的！我來了兩個月，把你的屋子弄整齊了，把你的起居飲食弄舒服了，把你的頭髮剪短了，把你的衣服刷新了；

請問，我有甚麼對不住你的地方？從來新婚夫妻沒有享過的幸福，你享盡了；從來男子沒有享過的女子的愛情，你享足了。不相信，等你再結婚，一次，兩次，十次，一百次，那時你就要想念到你的第一個老婆；因為她們祇能恭維你，伺候你，服從你，倚賴你，怕你，怨你，悲你，痛你，哭你，殉你，她們永遠不會像我這樣的愛你。

任（自嘲）爲甚麼把這樣大的幸福，加在我的身上來？

太太 坐下來，讓我講給你聽。（三人同坐下）有一次，北京的「文人才子」在中央公園，開了一個辯論大會，討論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中國的舊戲有無男女合演的必要。」那時間，贊成的也有，反對的也有。正當辯論緊急的時候，忽然有一個人站了起來，頭上的頭髮，約有五寸來長，腳上的皮鞋，至少有一隻是破的，身上的大衣，最多也就剩了一個扣子，……

原 靜庵，那恰恰是你。

太太 他說：「我不承認中國的舊戲有男女合演的必要。反對的人，無非是說，男人

表演男性，女人表演女性，總要比男人表演女性，女人表演男性，格外的合情合理。這種見解是非常的高明。可惜的是他們那話，缺少了一點根據。他們先就承認中國舊戲裏面，有男性女性之分；但是中國的舊戲裏面就沒有甚麼男性，甚麼女性。中國舊戲裏面，祇有兩種怪物——是的，兩種怪物——一種是張了口大喉嚨嚷的，一種是逼着口尖喉嚨叫的；一種是把頭髮捲在腦袋後面，一種是把牠掛在鼻子底下；一種走的是中國的「八」字，一種走的是亞拉伯的「S」字。事實既然是如此，我不知道男女合演的必要在那裏？他說完這幾句話，贊成的，反對的，鼓掌喝采，全場一致。因此現在一班走亞拉伯「8」字的人，都保全他們的飯碗。（少頓。）那時會場的一個基角兒裏，坐着一個美麗無比的婦人，頭上帶了一頂帽子，身上穿的一件旗袍，就連她也不得不佩服他的聰明。

原 靜庵，那就是她。

任 現在你來報復我？

太太 喔，不是，我不是來報復你的，我是來報答你的。你說我是一個怪物，你知道『雷峯塔』的故事，現在你就是許仙，我就是白娘娘。（走到任的身旁，扶其肩，很親密的。）靜庵，這兩個月，我們過的是怎樣一種生活！我從來不會有這樣的  
美麗過，也不會有這樣的丰韻。你看你！你的靈魂，從來不會有這樣的清醒過，  
你的心房，從來不會有這樣的顫動過，你的感覺，從來不會有這樣的銳敏過。兩  
個月的工夫，你寫了十萬字，把我的手都抄麻木了，到現在我還覺得酸痛。（無  
意之間，用左手撫摩她右手的手腕。）你應當怎樣的謝我才是？（任執其手腕  
吻之，忘却一切。）

劉 （由右門走進。）太太，車好了。（退出。）

任 （猶如由夢中驚覺。）甚麼？（任太太將手縮回，向門走去，任厲聲的問。）那裏  
去？

太太 （極平常的。）到金華胡同汪宅裏唱戲去。

任 (立起) 唱戲去。(半請求半命令的) 不要去!

太太 不要去? 爲甚麼不要去?

任 那不是你去的地方。

太太 那沒有法子, 我們有行業的人, 就不能由我們自己挑選主顧呀。況且我已經答應了他們。(由右門走出。任復坐下, 神氣頹喪。二人片刻無語。)

原 靜庵。

任 (抬頭向之) 甚麼?

原 她不回來了。

任 怎麼, 不回來?

原 一定不回來。——可惜得很!

(任即刻奔出。原亦立起, 在屋裏走了一兩轉, 臉上現出笑容, 但是他腦裏想到的事情, 祇有他自己知道。他忽然將叫人的電鈴壓了一下, 自己帶上帽子, 着了大衣。



劉 (由右門走進。進來之後，向四面看了一眼，偷偷的走到原的面前。) 喔，大少爺，

老爺和——和太太鬧翻了沒有？

原 (取了一支紙烟，燃了火。) 教我的車夫把燈點了。

劉 是。(不敢再問。代原開了門，隨原走出，將門關好，數秒鐘後，任走進，神情如舊，進來之後，即在火爐旁邊的一張大椅上坐了。)

(少停，任太太由左門走進，手裏拿了一個長方形的手飾盒子，兩本眼鏡，一根頸練，練上繫了一個象牙的墜子，一進門，即不停的講話。)

太太 靜庵，我可以不可以把這個象牙蝴蝶帶去？這是最愛的一件東西，恰好配我的那件天青色的衣服。(說話時，任迎面走去，兩人同坐在桌旁小椅上。) 讓我帶去做個紀念，好不好？

任 素貞！(手撫其腕。)

太太 可以不可以帶去？(取鍊在手。)

任 這裏所有的東西都是你的。

太太 替我帶上。(任代她把練子套在頸上。她把長方形的盒子打開了，拿出一本銀行存款的簿子來。)這本簿子交給你。(將簿子打開。)這上面的存款，原來是三千塊，我來了之後，你取了兩次錢，第一次是十二月十八，取了三百塊，第二次是一月二十，取了二百，現在淨存二千五百塊。(將簿子送到任的面前，任將牠向旁邊一推，正要開口，她已經接續不停的講了下去。)這是我們的另用賬。(翻開另用賬。)這一個月的三百塊錢，現在祇剩了八十塊，不過房租已經付了，電話錢也已經拿了去，還有新叫來的兩噸紅煤，還沒有動用得到……

任 素貞……

太太 是的，這是廚子和老媽子上工的日期。廚子的工錢，是八塊一月，上月十九上的工。老媽子是三塊錢一月，做半月，預支一月的工錢。這個月應該到二十四號支工錢，現在還沒有到。我走了要是她還願意在這裏伺候你，你可以照舊的給

她工錢；如果她不願，那末就把這一個月工錢都付給她……

任  
素貞！

太太 ……可是這個廚子，我勸你換了他。每天開三十吊錢的賬，還是沒有菜吃。一個星期用了我們五斤醬油！我老早就想回了他。（將賬簿送到任的面前，任照樣的向旁邊一推。任太太週圍看了一看。）最要緊的，是這個屋子，不要讓他們弄糟蹋了，不要忘記教他們每天照樣的打掃，椅墊桌布，一個星期換一次，地板兩天洗一次，星期五擦玻璃……

任  
素貞！聽我說……

太太 啊，現在甚麼事都弄清楚了。（看了一看錶。）我們祇剩了一刻鐘的工夫，讓我們坐在一張舒服的椅子上去，親親密密地談一談。（拉了任的手，兩人同坐到火爐旁邊的沙發上。）

任 （執了她的手。）素貞——不要走。

太太 不要走？我不懂你的意思。

任 不懂我的意思？你不是講過麼？這兩個月，我們過得非常的快樂，爲甚麼不讓我們接續的過下去？唱完了戲回來，我在這裏等你。

太太 你在這裏等我？我要三點鐘才出臺，你能夠等我麼？

任 我可以看書，我可以寫東西，我可以抽烟。

太太 喔，這都是無意識的話！讓我們談一點正經的事。你那本書，打算甚麼時候出版？

任 出版？你走了，我立刻把牠燒了。

太太 燒了！無意識！這本書是一件無價之寶，——一件雙倍的無價之寶，——因爲這本書，字裏是你的靈魂，紙上是我的墨蹟。

任 你走了，我一個字也寫不出了。

太太 不對，不對，我如果不走，你就快要一個字也寫不出了。現在我走了，你有了新

的情感，新的悲哀，一個有天才的人，有了新的情感，新的悲哀，不怕沒有新的文章。

任 從今天起，我就不能再看見你的面貌，聽見你的聲音？

太太 我住在獅子胡同九號，那是我的私宅，你什麼時候都可以到我家裏看我去。

任 到你的家裏去，那不是你的家，你的家在這裏，這是你的家，這是我們的家。

太太 不錯，這是我們的家，應當時常的回來看。

任 最少一個星期兩次。

太太 可以，可以。可是……

任 怎麼？

太太 可是我不能穿這樣的衣服。

任 不能穿這樣的衣服？（了解了她的意思，如劍穿胸。）喔！不要來，不要來。

太太 怎麼？

任 從今天起，我不認識你，你也不認識我。

太太 怎麼！不准我到我自己的家裏來？不准我來看一看我自己的睡房書房？不准我到我自己布置的客廳裏坐一坐？不准我在我自己繡的腰枕上靠一靠？你能夠這樣的無情無義麼？

任 我的妻子今晚去世，從今天起我是一個鰥夫。

太太 不續絃麼？

任 續絃！

太太 討個填房？

任 填房！填房，填房，一個房空了，是要填的，是可以填的，但是誰能夠填這個空了的心！

太太 喔，不要這樣的傷心，我還沒有死。雖說這是你的好意，但是一個人都是不願意死的，你知道！（看了一看錢。）啊，現在我祇有十分鐘的生命。我還有一個要

緊的遺囑，沒有吩咐你。

任 什麼事？

太太 就是填房的一件事。你說你的心不容易填，我告訴你，我的房，也是不容易填的。喔，那是怎樣的一個睡房！床舖，被褥，枕頭，幔帳，衣櫃，衣廚，梳裝臺，洗面架，肥皂盒子，香水瓶子，地上的地毯，壁上的字畫，各樣東西，配合得何等的完美！沒有一件東西，沒有我的個性刻在上面。現在凡是我所用過的東西，我都留給你，不過你要答應我一件事，你每天要教他們照舊的去拂拭灰土，不要移動牠們的地位。最要緊的是將來——將來新太太進門的時候，你先把所有的東西，一齊燒了，然後再讓她進來。

任 喔，無意識！我再也不結婚。你走了之後，我每天親自去打掃，親自去收拾，包你件件東西都和你在一起的時候一樣。

太太 親愛的丈夫！（吻他的髮，又看了一回錶。）還有五分鐘。

任 啊，讓我在你的懷裏睡一睡。我從來沒有在一個女人的懷裏睡過，——除了小的時候睡在母親的懷裏。（躺直了身子，睡在她的懷裏。）祇有五分鐘，是不是？  
喔，不要緊，祇要三分鐘我就睡着了，——睡着了，和睡在母親的懷裏一樣，什麼事都不知道了。（靜睡不動。）

太太 可憐的小孩子！（代他理了一回髮，又看了一回錶，從放在身旁的一個錢包裏，拿出一面小鏡，一張小梳，一手執鏡照面，一手用梳自理其髮。）

（閉幕）





酒  
後

這篇獨幕短劇，是由一個朋友叔華的一篇短篇小說產生出來的。（小說見「現代評論」第五期。）我讀了那篇小說，覺得它的意思新穎，情節很配作一獨幕劇。當時同讀的兩位朋友，亦表示贊同，并極力慫恿我寫一篇短劇。我既受了那篇小說的啓示，又得到他們兩位朋友的鼓勵，遂寫成了這劇本。現在我一面向他們表示我的感謝，一面要向讀者說個明白，如果你們對於這篇劇本的意思和情節，有甚麼讚許，那麼你們應該將讚許都送給那篇短篇小說的著者；對於劇本的修詞上，劇中人的性格及表現上，如果有不滿意的地方，那——那祇好歸咎於我那兩位朋友——因為是他們要我寫的！

劇中人物：

夫

妻

客人

佈景：

一個冬天的深夜，一間華美的廳屋。喝醉了酒的一位客人，睡在一張長的沙發上。一個年近三十歲的男子，坐在桌旁削水菓。桌上除了水菓碟子茶壺茶杯之外，還有一個燒水的小洋爐，下邊的火正燃着。屋內非常的幽靜沈寂，祇有水壺裏發出細微蟲蟲的聲音。

開幕之後，約過了半分鐘，一個青年的女子，一手拿了茶葉瓶，一手拿了一條氈子，走過屋來。進來之後，先把氈子在靠近男子的一張椅上放了，帶了茶葉瓶，走近桌來。

妻 拿來了，替他蓋上吧。

夫 （吃水葉要緊，並且想難她一下。）好，替他蓋上。你比我蓋得好。（說完了看了她一眼。）

妻 （回看了他一眼，將已經拿在手裏的茶葉瓶放下。）你以為我不敢嗎？這有甚麼稀奇？做給你看。（重新取了氈子，輕輕走去將氈子蓋在那客人身上。）

夫 水開了。

妻 （走了回來，用沸水先沖了空壺，把水傾在痰盂裏。）

夫 芷菁啊，起來——起來喝點茶睡覺去。

妻 你看，我叫你不要叫醒他，讓他睡一會兒。（放了茶葉，沖了茶，滅了火，壺上加了

套子。

夫（吃了好幾口水菓。）唉，我說，你不讓叫醒他，如果他今晚一夜不醒來，你要我等他到明天怎麼樣？

妻 你吃了那麼多東西，你現在會睡得着嗎？——就睡了也不舒服。

夫 不過這太不公平了。你讓他舒舒服服的睡在那裏，要我辛辛苦苦的坐在這裏等他。

妻 他喝醉了酒，你沒有喝醉酒，你們幾個人喝他一個……

夫（更正她。）喝你們兩個。

妻 喝我們兩個？我就祇喝了半杯酒。現在還覺得心跳呢。（坐到沙發上。）

夫 你沒有喝酒，你幫了他講話。

妻 不應該，是不是？

夫（吃完了水菓，擦了手，也坐到沙發上。）應該，應該。不過也讓我躺一躺，我想總

可以吧？（躺在她的懷裏。）

妻 這樣很公平，是不是？

夫 怎麼？

妻 他睡在一張椅子的上面，你睡在——一個女人的懷裏。

夫 這非常的公平。因為他是喝醉了酒，保不住要吐的，要把你的衣服弄髒了，所以不能睡在你的懷裏。我——並沒有喝醉酒。

妻 喔，這股酒味兒！你靠在那一邊去。（將他推開了，把身後的一個腰枕給了他。他領受了她的這番情意，也從另外的一張椅上，取了一個腰枕遞給她。）謝謝你，我沒有那個很舒服。

夫 （把兩個腰枕都領受了下來，從衣袋裏摸出一個烟斗。）准不准抽煙？

妻 不准！

夫 （嘆了一口氣。）唉，甚麼都好，就是這一點，有點美中不足。

妻。啊，美中不足的地方多得很，屋子不舒服，飯菜不合口，太太不漂亮……

夫。不要這樣的得意！

妻。誰得意？

夫。你得意。

妻。怎麼我得意？

夫。你以為一個人得意了，一定是說大話嗎？一個人心虛的時候，方才說大話，自謙的時候，多半是自負。

妻。我一點都不自負。我自己知道，甚麼都沒有弄得好。不過你應該幫助我才是啊。

夫。（懶怠的）亦民啊……

妻。唉。

夫。我時常的想，像我這樣的一個人，享受這樣的一種幸福，我祇有感謝上帝，再也不敢有一個非分的欲望。不過我有一件事，我死的時候，我要立在我的遺囑裏。



妻 甚麼事？

夫 我要叫他們替我做一個大箱子，裝一箱子的烟，放在我的棺材裏。（說完了兩個人人都笑了起來。他趁了這個好的機會，又倒在她的身上。）喔，親愛的，這是天堂的生活，這是仙宮的生活，然而這是人的生活。一個人既然生在世上，就應該過這樣的生活，——最少要有一天，——一點鐘，——一忽兒！（握了她的手。）你說對不對？

妻 蔭棠，我想世界上甚麼幸福都是假的幸福，祇有愛的幸福，是真的幸福。

夫 啊，這是你最得意的題目。——喔，對不起，講講。（坐直。）

妻 我想一個人在世界上，要有了愛，方才可以說是生在世上，如果沒有愛，祇可以說是活在世上。

夫 生在世上，和活在世上，是怎樣的分別法子？

妻 一個人，在世上，有了愛，他就覺得他是人類的一個，他就覺得這個世界也是他

的，他希望大家都幸福，他感覺得到大家的痛苦，這樣方才能夠叫生在世上。一個人，如果沒有愛，他就覺得他不過是一個旁觀的人，他是他，世界是世界，他要吃飯，因為不吃飯就要餓死，他要穿衣服，因為不穿衣服就要凍死，他要睡覺，因為不睡覺就要累死。他的動作都不過是從怕死來的，所以祇好叫做活在上。

夫 照你這樣的定義，中國有四萬萬人，最少有三萬九千九百九十九萬，是活在那裏，不是生在那裏。

妻 所以我想一個人如果沒有愛，不知道愛，那就是世界上最可憐的人。

夫 一個人沒有愛，也不是最可憐的人，不知道愛，也不是最可憐的人，最可憐的人，是他知道愛，沒有得愛，或有得愛，社會不容他愛的人。

妻 你是說——（轉頭向那個客人看了一眼。）芷青，是不是？

夫 是的。

妻 (靜默了一回。) 陰棠，爲甚麼沒有人愛他？

夫 因爲他結了婚。

妻 喔，結了婚！那算得數嗎？他就沒有和他的太太同住過。

夫 那不管。中國的女人，祇要結婚，不管愛不愛的。這本來也是很對的，因爲婚姻是一個社會的制度，社會制度，都是爲那一般活在世上的人設的，不是爲那少數的生在世上的。人設的。

妻 這樣說，婚姻的制度就應該打破。

夫 那可不要提倡。從前的人，以爲結了婚就是愛，那已經受不了；現在有不少的人，以爲不結婚就是愛，那更加受不了。

妻 這樣說，像他這樣的人，就讓他這樣孤單的過一生嗎？

夫 你要他結婚嗎？你如果要他結婚，那容易得很。你祇要給他一點毒藥，教他把他的太太今天毒死了，明天就有人和他結婚。如果你覺得毒死人不人道的事，

那麼你或是把她趕走，或是說她不能生小孩子，或是說她有精神病。這些方法雖然不同，目的是一樣。這是一般活在世上的人定的規矩。

妻 蔭棠，我實在非常的可憐他。

夫 你用不着可憐他。他雖然沒有得到愛，但是他不是僅僅的活在那裏，他還生在那裏。你不要因為看了他的外表很鎮靜，很冷淡，以為他失望。他的內部，有一把火在那裏燒着。我們雖然看不見那火焰，可是我們時常看見他噴出來的火星子。

妻 （轉想。）你知道，我初認識他的時候，很有點怕他。

夫 現在呢？

妻 現在已經熟了，還怕甚麼？

夫 是的，我相信有許多女人，初見了他的時候，一定怕他。其實他對於女人，是再溫和沒有的。

妻 那我老早就看出來了。

夫 (好像剛剛想到。) 唉，我想他和你心目中所理想的一種男子，倒有點相近。

妻 我心目中所理想的一種男子是怎麼樣？

夫 一個人，意志很堅決，感情很濃厚，愛情很專一，不輕易的愛一個人，如果愛了一個人，就永久不要改變，設或那個女人實在不值得愛，那也是你自己的過失，祇好跳在海裏自盡去。

妻 你心目中的理想的男子是怎麼樣？

夫 我心目中的理想的男子，完全的和我一樣……

妻 嗤！(摸手絹。)

夫 不然，我會這樣的快樂麼？

妻 看見我的手絹沒有？

夫 你剛才不是坐在那邊……

妻 (看見了手絹, 起了身。) 你要不要喝茶?

夫 謝謝你, 不要喝。

妻 (從另外一張椅上取了手絹, 腦中生了一個異想, 靠在桌旁, 想了一回。) 蔭棠, 你不是說過年的時候, 要送我一樣禮物麼?

夫 是的, 你想要我送你甚麼東西?

妻 我現在不想要你送我東西了。

夫 爲甚麼? 爲甚麼又不要我送東西?

妻 我想向你提出一個要求, 不知道你能不能答應我?

夫 祇要我能做到的, 我都答應你。

妻 你做不到, 一個很簡單的要求。

夫 (起立。) 甚麼要求?

妻 要你答應了我, 我方才說給你聽。

夫 我答應你。

妻 真的答應我？

夫 真的答應你。

妻 芷青睡在那裏，你讓我去吻他一吻。

夫 甚麼？

妻 去吻他一吻。

夫 （嬉笑的。）那不行！（坐到椅上。）

妻 爲甚麼不行？

夫 那——那是不應該的。

妻 爲甚麼不應該？難道一個女人結了婚，就沒有表示她意志的自由麼？就不能向

另外一個男子表示她的欽佩麼？

夫 表示意志的自由，自然是有的。不過表示欽佩——是那樣表示的麼？

妻（又坐到椅上。）那有甚麼？難道你還吃醋嗎？我想你一定不會吧。

夫 喔，不是，我是不十分贊成這個表示欽佩的方法，不是吃醋。中國的男人，就沒有  
一個知道吃醋的。

妻 中國的女人呢？

夫 中國的女人——和外國的女人一樣！

妻 女人也不是個個都是一樣的。我從來就不知道吃醋，我最討厭的是一個女人  
吃醋。

夫 不要把吃醋說得這樣的要不得，吃醋也有吃醋的味兒，一個女人，如果完全不  
吃醋，那就和一個男人完全不喝酒一樣，一定乾燥無味得很。不過酒喝多了是  
要吐的，醋吃多了也是要吐的，吃醋吃到要吐的程度，就沒有趣味了。

妻 我相信一個人，真正有了愛情，是不會吃醋的。

夫 好了，真正有了愛情的，是不會吃醋的；真正沒有愛情的，也是不會吃醋的；所以



祇有那真正有了一半愛情的，最會吃醋，對不對？

妻 喔，你知道我的意思。我是說，兩個人彼此有了絕對的信任，方才能夠有真正的愛情。有了絕對的信任，就不會有吃醋的事發生。

夫 你對於我，我相信是有絕對的信任的了，現在如果我要和一個女人接吻，你答不答應？

妻 一定答應？

夫 真的？

妻 真的。——不過你要得到我的允許，當着我的面。

夫 哦！當着你的面，我去和誰接吻去？那還有甚麼意思？

妻 我現在向你要求的，也是當着你的面去和一個男人接吻呀。

夫 是呀！那也一樣的沒有意思，所以我不贊成啊。

妻 （沒有話說。）不行，你已經答應了我。

夫（看出她真有那個意思。）你真的想去和他接吻嗎？如果你真的想去和他接吻，我立刻答應你。

妻 你答應我？

夫（誠意的。）我答應你。

妻 那我就去！（立起。）

夫（鎮靜得很。）你去好了。

妻（軟了下來。）他會知道嗎？

夫（取笑。）你要不要他知道？

妻（安自己的心。）喔，他不會知道。

夫（搗亂。）我告訴你一個方法，如果你不要他知道，你輕一點兒，如果你要他知道，你就重一點兒。（立了起來。）現在讓我走開。

妻（沒有想到。）你不要走。你爲甚麼要走開？

夫 剛才你說，你對我有信任，所以我可以當着你的面和一個女人接吻；我對你，更信任，所以你和一個男人接吻的時候，我可以走開。（想走。）

妻 那不行，那我不答應。（將他拉住。）

夫 這真奇怪！你要我怎麼？

妻 （將他安在椅上。）你不要走。（她走了幾步，停了。）蔭棠，我有點怕。

夫 不要怕，鼓起膽子來。（她還是不走。）去啊！

妻 （真的鼓起膽子，毅然向那張睡了人的沙發走去，走了幾步，又回過頭來。）你和我一塊兒來。

夫 喔，這樣的無用！

妻 （她又走了幾步，站在沙發旁邊猶豫。）

夫 （偷偷的走到門口。）我給你絕對的自由唉。（走出。）

妻 （嚇回。）蔭棠，蔭棠，蔭棠！（客人驚醒了。）

客人，啊！（立刻坐了起來。）

夫（走進屋來。見客人坐起，大失所望。）這可不要怨我，這是你自己……

妻（給了他一個眼色。）

客人（睡眼朦朧的走到桌子前來。）甚麼時候了？

夫 甚麼時候！誰叫你不多睡一會兒？

客人 爲甚麼？

夫 爲甚麼？因爲……

妻 蔭棠！

夫 ……因爲有一個人……

妻 蔭棠！不許說！

夫（一字一字的。）……正……想……要……

妻（急了，趕緊的走來，掩住他的嘴。）不許說！

夫（將她的手扯開。）想要和你……（嘴又掩住了。）

妻不許說！（緊緊的掩住他的嘴不放。）說不說？說不說？（他垂了兩手，不再掙扎了。）

客人（已經糊糊塗塗的倒下了三杯茶，屋內的舉動，一點也沒有覺到，端了一杯茶，送到那位嘴還被人掩住的先生的面前。）喝茶。

（閉幕）

北京  
的  
空  
氣



「北京窮得精光，大家還是捨不得走。我因為去年蓋了幾間破屋，用不層出租，每月祇須有三十塊錢，就够我這一個不愛穿，不愛吃，不愛應酬的花了。門房裏，廚房裏，和其他的一切家務，統由一位趙先生担任。他比主人慷慨，你放心的來吧。」

這是一九二六年北京學校鬧欠薪，內務部出賣皇城磚瓦，天壇古柏的時候，一個北京的窮教書匠寫給上海的一個朋友的一封信。

「北京東四桂花胡同六號江魚特快到慎。」



這是中秋節前，一個上海朋友打給北京朋友的一個極經濟的電報。

以上的這一信一電，固多少帶有時代和地域的背景，然實與正文無關。不過我們既想把相隔數千里兩個朋友拉到一塊做戲去，不能不把他們的聚合敍出一個源委來。

這戲的發生，是在那「魚」後的第三日。時刻是中秋節後，北方所特有的一個清涼優美的月夜。這幾間破屋的主人，陪了他的朋友，從一家飯館回家。那飯館的名字，似乎是西長安街上許多「春」中之「一春」。(目前北京昔日的窮教員，都一變而為收入最豐的闊人；然而據說這長安街上的許多「春」，却都已一一先後關閉了，此亦可為教書匠絕非社會中堅人物之一旁證。)他們因為多吃了一點東西，想略走幾步，不想受了那涼風與月色的引誘，竟直從飯館走到家門。那時已經十點三刻，正是我們開幕的時候。

幕起之後，我們看到的祇是一間黑暗的屋子。正苦用目力想辨識屋中陳設的時候，我們聽到一個電鈴的聲音。一會，房門推開，電燈轉明，我們看見屋中的一切；同時看見走進屋來的兩人。那位身體較胖，穿着整齊洋服的，我們一望而知其為由上海來的客人。大約因為身體較胖，又不慣於走路，他眼見得很

疲倦了。進屋之後，將大衣帽子掛到一架衣架上，即刻就在一張沙發躺下，大有再也不想起來的神情。

另一位穿的是中國衣服。當然是主人了。他進來之後，從桌上拿起了一堆等着拆封的郵件，坐到一張椅子上，拆看。頭上留着帽子。

客人 糟糕，今天吃多了。

主人 不要緊，多坐一會兒睡覺就是了。（摸出一個錶來看一看）

客人 幾點？

主人 十點五十分。

客人 我們走了有半個多鐘頭。從飯館到家，總有五里多路吧？

主人 （心不在焉的。）總有吧。（又拆開一封信）——累了吧？

客人 還好。（似乎要證明「還好」他站起身，走到一個面南的窗邊，）——北京  
的月亮真好。

主人 北京甚麼都好——上海有這樣的飯吃嗎？有這樣的路走嗎？有這樣的建築嗎？有這樣的空氣嗎？

客人 空氣，唉，空氣是不用錢買的，北京的空氣可不賤。連睡覺的時候都算在裏頭，我想總花到我五分洋錢一口吧！（坐回到沙發。）

主人 空氣是不用錢買，你可以儘量的呼吸，不錯，不過這種自由的呼吸，學術，文化的空氣，你花了錢還沒有地方可以買到。（一張傳單，飛進了一個字紙籠裏去。）——北京不但建築是世界第一，人物也是全國所特有。士、農、工、商、倡、優、吏、卒、鋪子裏的掌櫃，館子裏的伙計，街上的巡警，家裏的老媽子，聽差——尤其是與你有密切關係的聽差——沒有一樣不比別處強。（帽子掛上了衣架。）就連叫化子和外國人，一到了北京，都變斯文了。

（有密切關係的聽差（老趙）推門走進。他是一個未走模型的北方老，但是一個毫無模型的聽差。他同時又聰明又傻氣。比方說，主人不在家時，他愛坐在大門外的門檻上觀望。等到遠遠看見主人回

來的時候。他即刻走進，把門關上，等主人壓鈴之後，方才重新開門，這是聰明，還是傻氣？他身上穿的一件青布長衫。約有三十歲的光景，恐怕還沒有結婚。這時他手裏拿着一個茶盤，裏面放着一把青花茶壺，幾隻同花的杯子。他把茶壺茶杯放到桌上，手提了茶盤，毫無做作的向那主人的客人說：

老趙 板橋的李先生看您來了，我說您沒在家，問您甚麼時候回來，我說，您今晚有飯局，他說明天九點再來，請您在家候一候。

客人 噢。他沒有說別的甚麼嗎？

老趙 沒有。

主人 咖啡買了沒有？

老趙 買了。

主人 下午有誰來了沒有。

老趙 沒有。四點鐘的時候，張太太帶了少爺、小姐洗澡來了。少爺、小姐在院子裏玩了一會兒。

主人 噢。(他把看過的信，放到書桌的一個櫃子裏。從書桌走向，倒茶，老趙走出。)

客人 怎麼？你這裏開澡堂子嗎？

主人 澡堂子？豈但澡堂子，咖啡館，烟酒舖，洗澡堂子，公共閱報室，沒有結婚，無太太

可陪的人的俱樂部，結婚過久，陪太太陪得太多了的人的遁逃所。

客人 (笑) 我是來幹麼的？

主人 你你是來呼吸空氣的。

客人 五分錢一口的學術空氣，哈哈。

(老趙拿着一紮包裹，幾張賬單走進。包裹的內容和賬單上記載，等一會我們就有機會知道。)

主人 (進茶) 喝茶。

客人 多謝！(動了一下，又復倒下。)

老趙 (拆開了那紮包裹，拿着一筒咖啡，向着客人) 您看這是您說的牌子不是？

客人 (坐了起來。對北京的聽差，不得不格外客氣一點) 啊，對了。

老趙 您要燒一點試試嗎？

客人 謝謝你，不用。今天太晚了，明天再試吧。

主人 （喝了一口茶。）哪兒買的？

老趙 （極有趣似的。）嚇！這牌子可找了好幾家呢。您說那家可沒有。他拿出一個新牌子來，我看那樣子不像，我說，您這牌子對嗎，他說外面牌子不同，裏面可是一樣，我說那哪兒成？——回來，在市場裏面可買着了。（收回了桌上的包裹。）

主人 你到了東安市場。吉祥園聽戲去沒有？

老趙 沒——有。——哪兒呢……上回碰到頭裏的一個熟人，硬拉了去……

主人 （向着對面的朋友。）老趙從前在吉祥園做過事，他去聽戲不用花錢的。等幾時有好戲的時候，要他請你好了。

老趙 您——厄。（側了一側頭，捧了包裹走出。）

客人 （站到桌前。一手取了茶碟，一手取了茶杯，慢慢的喝茶。順眼看到老趙留下

的賬單，顯然的有甚麼引起了他的注意。把茶杯放到茶碟，順手取了賬單。七日。面包，一吊五百；鷄子十個，九吊四百；墊洋車，六吊七百；水菓，大洋一元二毛。（以上第一頁。）——八日。面包，一吊五百；取燈一打，兩吊兩百；手紙一卷，大洋二毛；墊洋車，三吊；墊陳先生洋車，小洋六毛。（以上第二頁。）——九日。面包，一吊五百；咖啡一筒，大洋一元五毛；方糖兩磅，大洋四毛四分；牛油一磅，大洋一元三毛；牛奶六罐，大洋九毛六分。——三日共用，大洋五元四毛二分，小洋六毛，銅子二十五吊五百。共合大洋六元八毛七分。加三日菜洋三元，共大洋九元八角七分。領上洋十元。除收下欠洋一毛三分。（以上第三頁一長頁。）——清楚得很。字寫得好極了，失敬之至。（放回賬單。）

主人（走去看了一眼賬單。）這不是他自己寫的。

客人 不是他自己寫的？（主人搖了一搖頭。）誰寫的？

主人 這是他的書記寫的。

客人 書記他用了書記誰是他的書記

主人 馬路對面的那位測字先生。

客人 啊哈——唉，我看老趙很好，爲甚麼他們說他要不得？

主人 本來很好。（殘茶倒進了痰盂）——誰說不好？他最大的好處是愛面子，愛交朋友，最慷慨。旁人家是主人教聽差的應該怎樣的小器，他是聽差教主人應該怎樣的大方。（倒了第二杯茶，加滿了客人的杯子。）

客人 多謝——他們說你回去的時候，他弄了好些人來住你的，吃你的，是真的嗎？

主人 沒有好些人。祇是他的舅舅，舅母和一個表姐。不過從這一點你看不出他的好處來。家裏有人做活的時候，木匠，瓦匠，油匠；請客的時候，人家的老媽子，洋車夫；過年過節的時候，舖子裏的收賬的，一到了這裏，就都是他的好朋友。祇要人家稍微幫他一點忙，他就即刻請他們吃飯。

客人 （好笑起來。）是他請吃飯，還是你請吃飯？



主人 你總脫不了商人的氣息。飯菜值得甚麼，人情可貴，飯菜是我的，人情是他的。——他們說他偷我的東西，真冤枉，我有甚麼可以偷？台凳桌椅有數的，衣服連自己都不夠穿；一年以來，手上就沒有存到五十塊錢。他至多桌上摸幾個銅子兒，其餘可偷的東西，米、煤、酒、烟，如是而已。——啊，說到烟，今天我可把烟忘買了。不過罐子裏剩下的，大概還可以把我們度到明天吧。（他摸出一個烟斗來，預備抽烟。）烟斗在大衣袋裏嗎？

客人 謝謝，我自己拿去。（走向衣架。）

主人 （打開桌上放着的烟罐，伸進手去。）嚇！奇怪！（拿側了罐子又望了一望。）豈有此理！

客人 怎麼？（帶了烟斗走回。）

主人 這罐子裏的烟你拿了沒有？

客人 沒有。怎麼沒有了麼？

主人 嚇，這傢伙真笨！偷東西這樣偷法的——老趙！

客人 算了吧。

主人 我們就剩下這一點兒，他那兒很多，他不應該再拿我們的。（老趙走進。）這罐子裏的烟你攔到哪兒去了？

老趙 噢，李先生倒去了。他看您剩下一點兒，想不拿，我說不礙事兒，您自家買去了。

——您忘了嗎？

主人 （再也沒有想到會得到這樣的一個回答。一肚子的氣，無從發作。半晌。）好了。（老趙走出。）

客人 （自在得很。）所以天下的冤枉的事多得很。一個人不宜神經過敏。（一面說，一面裁了一條紙擦淨他的烟斗。）

主人 （真受了天下冤枉之一。）神經過敏，那天我僱車回來，沒有車錢，我走到他房裏去找銅子兒，桌上放着我的一個破烟斗，難爲他已經用布紮得好好的；架

上一個舊烟罐子，裝了足足的有大半罐子的烟在裏頭。

客人 真的嗎？（坐了起來。）你說偷烟，我以為你說笑話，原來……你拿回來沒有？

主人 拿回來？當然沒有！難道他就不會自己花錢買烟抽嗎？也許是他的呢？——

個人不宜神經過敏對不對？

客人 對呀。不過現在沒有烟抽怎麼辦？肚子裏的東西，似乎還一點沒有消化。——

買到香烟嗎？

主人 這時候到哪兒買去？

客人 （說笑話。）擦清了烟斗沒有烟抽多難過，叫老趙請客好不好？

主人 好。

客人 也許他的烟也抽完了。

主人 那除非他比我還抽得厲害。

客人 （裝得很正經的口氣。）唉，真的問他去要一點兒來好不好？（他站了起來。）

主人 (向他看了一眼，他點了一點頭。) 不要胡鬧啊。

客人 (進一步。) 你不是說他很慷慨嗎？我想他一定肯的。如果他不肯，那我就說

你前天還看見他架上有半罐子。(走去開門。)

主人 (急了。) 莫莫！

客人 (不管。) 老趙！

(可憐的失主，犯了罪似的躲到書桌邊，裝做尋找東西，真的罪犯走進。

客人 唉，老趙，現在還買到烟嗎？

老趙 這時小舖子都關門了。

客人 噢——好了。那麼明天再說吧。

老趙 您還有別的事嗎？

客人 (向主人。) 你沒有別的事吧？(得不到回答。) 好了。沒有別的事。(老趙走

出。主人走回。) 把你嚇壞了吧！(他重新躺下，難怪他得意。)

主人（半晌，打了敗仗吐唾沫。）我今晚抽烟抽得很多。難過的是你。

客人（也毫不客氣起來。）是的。北京的生活如此艱難，一個從上海來的人，第一就不該吃這麼多的東西；第二，他應該自己多帶幾罐子烟來。（空氣彊得很。他站起身，拍了一拍肚子。）不要緊，走動走動就好了。（他走動起來。）

主人（他檢起一張報紙，坐在椅子上看報。面上似乎不甚快樂。一會，他忽然興奮起來，好像觸動了一個靈機，面上現出得意的神氣，站起身，但又復坐下。他有了主意。）老趙（繼續看報。老趙走進。）把桌上收拾一下。（說完，他放下報紙，走出屋子，關好了門。）

（老趙把桌上的茶具拿開，把桌布上的灰塵抖了，重新鋪上。把烟灰碟中的烟灰，倒入痰盂，把茶具，烟罐，灰碟等照齊放好。收拾剛完，主人走過。）

主人（打開門，讓老趙走出。關上門。走到桌邊，從衣袋中摸出一塊手絹。打開烟罐，把手絹中所包的東西，放進烟罐。）諾，請抽烟。

客人 甚麼！(走來一看，不信任他的眼睛。又摸出一把，送到鼻邊。真的烟！)——哪

兒弄來的？

主人 (不客氣先裝了一斗。) 哪兒弄來的？從聽差的房裏偷來的。

客人 喔！

主人 把你嚇壞了吧！

「這一次，他的確是非常的得意，對方無話可說，祇搖了一搖頭。這是他們一拳還了一腳，空氣和平了。從兩人的嘴裏，同時噴出烟來。看他們的神情，大有非抽完罐中所有的烟不肯睡覺的樣子。我們沒有吃多東西，可不能久候了。祇好無禮的把幕拉下，告罪告退。」

十九年六月想念北京不已時，從載於現代評語第四卷第九十四期的一篇短篇小說改作。



瞎了一隻眼



——一幕喜劇——獻給S

瞎了眼的先生

傷心的太太

耽心的朋友——和

兩個沒有良心的旁觀者！

劇中人物：

瞎了眼的先生

傷心的太太

担心的朋友

佈景：

先生和太太所公有的一間客廳。

先生（右邊額角上綁了一條綳帶，半個臉有一點腫，口啣着煙斗，坐在一張椅上

看報，用他的兩隻眼睛。

太太（打開一扇門，走進了客廳，手裏拿着一封已經拆開看過了的信。進來之後，看了先生一眼，坐到另一張椅上，好像發生了一件疑難的事，沒有了主張。）

先生 怎麼啦？

太太（嘆了一口埋怨自己的氣。）唉！

先生 甚麼事，是誰來的信？

太太 辛田的。

先生 有甚麼不好的消息嗎？

太太 也可以算是不好的消息。他今天搭七點鐘的早車到北京來。

先生 搭七點鐘的早車到北京來，這並不是甚麼不好的消息。

太太 哦，你不要這麼笨罷，他是來看你的。

先生 他是來看我的，這是不好的消息嗎？他每次到北京，都來看我們。如果這次他

不來看我們，那也許可以算是不好的消息。不過一定沒有這樣的事。

太太（手托着腮不答他。）

先生（走到她的近旁。）唉，到底是怎麼一回事？你說我笨倒是很對，一句話人家說上三五遍，我有時還聽不懂，你祇說了半句，我怎麼會知道？

太太 對你說了有甚麼用？你從來不會替旁人打過主意，也不會替旁人想想！

先生 今天說不定可以幫幫你。

太太 你？！

先生 甚麼事？

太太 唉，祇怪我自己不好，我太慌張了。可是一到醫院的時候，我嚇昏了，看你躺在那裏，滿臉的血，我以為你一定受了重傷，我才趕緊寫了一封快信給他，現在接到這樣一封回信，你看我對得起人嗎？（給了他手裏拿着的那封信。）

先生（讀信。）「昨晚接到你的信，一夜未能安眠。明晨搭七點的早車來京，希望

他沒有你信裏說的那樣厲害！唉，不壞，一個朋友聽到你跌了一個筋斗，愁得一夜不能睡覺，第二天趕緊的搭了早車來看你，還要怎麼？

太太 唉（頭扭了一邊去）

先生 （正經的）你的信到底是怎樣寫的？（擦着了一枝火柴，吸了一口煙）

太太 誰知道？嚇得顛三倒四的，我以為你的眼睛一定瞎了，腦門跌破了，——出了

那麼多血！——就糊裏糊塗的寫了一封信去，自己都不知寫了些甚麼，現在害

了他一晚沒有睡覺，一早特地從天津趕得來。到了這裏，看了你——

先生 看了我，眼睛沒有瞎，腦門沒有破，可是出了許多血是真的——少說點也有

一茶杯。——唉，你怎麼這麼糊塗，就是你信裏說得重了一點，有甚麼要緊他的

信裏，原是說希望沒有你說的那麼厲害，現在他來了看了是沒有那麼厲害，他

一定很快活。

太太 是他一定很快活，你也一定很快活，可是我呢！你總不會替旁人想想！

先生 我是在這裏替你想呀。不過有甚麼法子？根本的錯誤，我不應該跌筋斗。不過這不是有意的。跌筋斗也可以，偏偏的祇跌開了一個口子，眼也沒瞎，腦門也沒破。不過這也不是有意的呀。

太太 （看了一看手錶，着急。）現在已經十點啦，一會兒他就要到啦。到啦看見你看報，抽煙，說笑話……

先生 這本來不是甚麼了不得的事，不說笑話幹甚麼？難道你叫我裝病不成？

太太 （觸動了靈機。）唉，對啦，你裝一裝罷。（站了起來，走到他的面前央求他。）

你裝一裝，好不好？

先生 裝一裝？裝做跌破頭，瞎了眼？

太太 用不着那樣。裝太厲害了他看了會難過，那太對不起他啦。

先生 不裝對不起你，裝了對不起他，那不是太難了嗎？

太太 你只躺着不要說話好啦。他問的時候，我來回他的話。

先生 我只躺着不要講話

太太 (點頭) 唉。

先生 那大概不應該有甚麼困難罷。

太太 你答應罷？

先生 好！我剛才答應了幫助你的。

太太 謝謝你。(看了一眼手錶。)現在已經十點一刻，我去拿東西去。

先生 拿東西去，拿甚麼東西？

太太 拿綳帶去。

先生 怎麼，要用綳帶綁起來？

太太 自然！不用綳帶怎麼行？(太太很高興的從通到內室的一扇門走出。先生接

續的看他的報，抽他的煙。一會太太走進，手裏拿了一個水瓶，一個玻璃盃蓋在口上，一支溫度表，一包綳帶，腋下壓着一條毛毯。進來之後，將毯子放在一張椅

上；水瓶，溫度表放在桌上，用剪刀鉸好綑帶。）

先生（回過頭來看見她所預備的東西。）啊，我真的生病的時候，你不會這樣的

招呼我唉。

太太 不要說這種沒有良心的話，你病一回試試看。（預備好了綑帶。）來呀！

先生 怎麼，現在就要上綁？

太太 噢，快一點，一會兒他就要到這裏。（走去從他嘴裏，替他拿下煙斗，用了一塊

寬的綑帶，代他紮住了一隻眼睛。）

先生（從桌上拿起煙斗。）你把我的一隻眼睛這樣綁起來，你叫我怎麼辦，我就

沒有用慣一隻眼睛看東西。——噯，輕一點兒。我雖沒有跌破頭，跌破了皮，是

真的。——你弄一個活的綑帶，可以隨時拿上拿下的，好不好？

太太 那怎麼行，一會兒牠會掉下來。（綁好了。）好啦，好啦。

先生 哼，這比真的瞎了眼，還要難過！



太太（拿了毯子。）來呀，躺下。

先生 現在就躺下，我沒有那麼傻！（抽煙，用一隻眼看報。）

太太（她放下毯子，把一張矮凳子移到沙發的旁邊，把水瓶和溫度表放在凳上。

將用剩下的綳帶放進一個屜子。布置剛完，外面的門鈴響了起來。）啊，辛田來了，一定是他！（即忙從他的手裏奪去報紙，把他拉到沙發上，躺下。從椅上取了兩個腰枕，墊在他的頭下，身上替他蓋好了毯子。離開了他。他把藏在手裏的煙斗送到嘴上，她回頭看見了。）噢！（她剛走去奪了他的煙斗，外面已來了輕輕的敲門的聲音。）請進來。（客廳通外院的一扇門被推開，走進執心的朋友——一個三十歲左右的男人。手裏提着一個大書包，挾着一條毯子，一望而知其為一個教書先生，大有來與一個朋友永訣的神情。他進來之後，隨手將門輕輕關上。向太太點了點頭，張開嘴，好像說了一個『怎麼樣？』）

太太（回了他的禮。）很好。現在他剛睡着了。

朋友 不厲害罷？（放下了書包和毯子。）

太太 還好。——啊。對你不起，累你特地老遠的趕了來。

朋友 你還說那樣的客氣話。祇要他沒有甚麼危險就好了。你不知道我接到你的信，心裏怎樣的急躁。你信到的時候，我剛吃過晚飯，看完信，心裏一急，把剛吃的飯通統吐了出來。

太太 呵！（沉到椅上。）

朋友 你怎麼啦？

太太 我我——我心裏難過！

朋友 心放寬一點好了。（輕步走到沙發，審視了一回病人。）我們到那邊去坐一會兒好不好？（她機械的站起身，看了病人一眼，正在依違兩可之間，先生可着了急。）

先生 （呻吟了一聲。）噯——唷。（病弱了的聲音）誰在這兒！

朋友 是我。

先生 辛田嗎？——啊，你來得好，要是遲來一步，我也許見不到你了。（轉過身向着外面。）我要季英給你去一個電報，她說前天她有一封信給你，你一定會就來的。（太太的眉蹙了起來。）

朋友 你心放寬一點好啦，大概是沒有甚麼要緊的。——你的眼怎麼樣

先生 眼？瞎了瞎了。

朋友 （一驚。）瞎了！

太太 （着急。）沒有。

先生 眼鏡上的一塊碎玻璃一直戳進了眼裏去。

朋友 （痛心。）啊！

太太 仲湖！你不要這樣煩躁好不好？

先生 我一點也不煩躁，我心裏平靜得很。唉，一隻眼睛了還沒有甚麼，想不到，連那

一隻……噢！

朋友（更驚訝。）連那一隻！那一隻怎麼？

先生 那一隻——也保不住。

太太 仲湖！

先生 運氣倒霉唉？

朋友 誰那麼說？

先生 醫生都這麼說。

朋友 那一隻沒有受傷罷，表面一點也看不出。怎麼會連那一隻也保不住？甚麼道理？

理？

先生 他們說，因為內部的神經受了傷，會發生連帶的關係。

朋友 不會有的事！你叫誰看的？

先生 Doctor Green.

朋友 那是一個有名的糊塗東西。你放心好了，我看——至多一隻也許……

先生 （哼了一聲）哼。

太太 你不要聽他，那一隻也是不要緊的。過一兩天就會好的。

先生 謝謝你這樣的安慰我，不過我比你知道的清楚。如果祇瞎了一隻，固然很好，就是兩隻都瞎了也沒有甚麼，我難過的是害了你，要你一生招呼一個瞎子，我不能不替你想。

太太 噢，你不要替我想罷。你少說話好了。醫生要你靜養靜養，不要多說話，不要太勞神。（走到他的面前，替他壓了壓蓋的毯子。）你不要替我想好不好？

先生 好，我不講話。（摸了一摸眼上的綳帶。）不過，噢，季英，這個難過得很。你把牠解下來鬆一鬆好不好？

太太 動也動不得！（走去倒茶。）

先生 （又哼了一聲）哼。

朋友 你的頭怎麼樣？

先生 （看了一看太太）季英，我的頭怎麼樣？腦門破了沒有？

太太 （正在倒茶，頭也不轉的。）你的頭？你的頭一點也沒有怎麼樣。（給茶客人）  
你喝茶。

朋友 謝謝，我自己來。你不用招呼。

太太 （向病人。）你喝點水嗎？

先生 喝水，喝甚麼水？冷水，不喝。謝謝你！

朋友 可以喝茶罷？喝點茶好不好？（放下茶杯，想去替他倒茶。）

先生 你坐下罷。讓季英招呼好啦。那邊窗台上有煙。（客人從袋裏摸出一個煙斗，

裝了一斗，抽了起來。太太服侍他喝了兩口茶。）今天的報你還沒看見吧？聽說

成吾的汽車碰在電桿上，摔傷了鼻子，我希望他沒有我這樣厲害。

朋友 你是怎樣的摔的，從洋車上翻了下來？

太太 那裏，從一個台階上。

先生 是的，前天吃過午飯，我到圖書館去，走上後院的那個台階的時候，不知怎樣腳底下滑了一下，頭恰恰衝到一塊石頭的邊上，把眼鏡打的粉碎，大約是一塊玻璃，插到眼裏，我即刻暈了過去，血就如同泉水一樣望外湧——

太太 一共恐怕總有一茶杯。

先生 哪裏止，至少也有三茶杯。

朋友 噯唷！

太太 你想，他叫一個聽差打一個電話給我，說他摔破了腦門，已經抬到醫院去。差不多把我嚇昏了。我即刻叫了一輛汽車，走到醫院，看見他像血人一樣的躺在那裏，閉了眼睛，叫他也不答應，我當時幾乎暈過去。我就糊裏糊塗的用鉛筆寫了一封信給你，那樣一封糊塗信，連自己都不知道寫了些甚麼。後來想想……

先生 噢，實在怕人，不能怪她。今天我的精神才略微好一點，你沒有看見我昨天，噢！

——季英，今天我的精神好一點，是不是！

太太 好多了，簡單不能和昨天比。

先生 唉，是的，今天我的精神好多了，啊，請你把那個煙斗接給我好不好？

朋友 你能抽煙嗎？

先生 季英，我能不能抽煙？

太太 我想——還是不抽的好罷。

朋友 你知道我怎樣？前天我剛吃過晚飯就接到季英的信，看了心裏一急，把吃的

飯都吐了出來——

先生 啊，實在可怕，這也不能怪你。

朋友 ——前天和昨天兩晚都沒睡好覺，恨不得即刻就跑來，今天天一亮，我就起

來了，一穿好衣服，洗完臉，就連忙趕到車站。

先生 你吃東西沒有？



朋友 甚麼東西也沒有吃。

太太 嚇，真對你不起。我叫她們趕快弄東西去。

朋友 不忙，我一點也不餓。

太太 （站起身，想走，她恐怕先生靠不住，再叮囑一聲。）我到後面去一去，唉。

先生 你去罷，你放心好啦，辛田在這裏，他會招呼我。（太太由通內院的一扇門走出。）

先生 （太太一開了門，他即刻拉開毯子，坐了起來。沒病人聲音。）噢，辛田，對你不起，害你受了一場虛驚，我的病是假的。（站起，走到書架上找煙斗。）

朋友 假的？

先生 假的。

朋友 你要甚麼？——（想去替他找東西。）

先生 謝謝你，我找我的煙斗。——我的病是假的，不過跌破了皮，出了許多的血可

是真的。(找到了煙斗。)

朋友 (趕到他的面前。)怎麼你的眼沒瞎嗎?

先生 (擦了一根火柴,先抽了一口煙。)不但沒有瞎,連傷都沒有傷。(順手把綑

帶向額上一推,露出他的眼睛。)看!

朋友 (看了一看他的眼睛。)怎麼,怎麼一回事?

先生 怎麼一回事?——唉,一個有了太太的人,說不出的苦衷。(坐回到沙發上。)

朋友 我一點也不懂。不過——(心中釋了一個重負,長嘆了一聲。)唉。

先生 你坐囉,我來告訴你。可是你不要讓季英知道。

朋友 不讓季英知道?

先生 你聽我講。前天我們爲了一點小事,兩個人吵了起來。我老說她的神經過敏,

她老說我的神經過鈍,結果兩個人大鬧了一場,我的臉都氣青了。恰好第二天跌了這麼一個筋斗。當時我自己也都以爲我的眼一定瞎了,哪知後來連傷都

沒有傷。忽然的我觸動了靈機，想起前一天受了她的一肚子的冤氣，我想整她一下，——

朋友 你就裝起病來嚇她！

先生 啊，對啦！

朋友 裝做瞎了一隻眼！

先生 唉。

朋友 噢，天啊！你替她想想沒有？

先生 一個人受盡了欺侮，無從發洩的時候，他就沒有工夫替旁人想了。你沒有結婚，你不知道有太太的苦處，

朋友 無論怎樣，這是不應該的。你們吵，鬧，相罵，相打都可以，這種辦法……噢！（站起來，走到窗前，背對着那個欺侮女性者。）

先生 （走上去。）唉，你用不着這樣的替她憂慮，她心裏一點也不難過，我告訴你。

朋友 甚麼話！

先生（從窗中看見了太太。）啊，季英來了，一個字也不要提，不會生出甚麼事來的，你放心好啦。（對方不理他，他連忙的拉下額上的綑帶，走到沙發上躺下，蓋上了毯子，藏了菸斗。）

太太（從通內院的一門走進，手裏帶着手工。）鷄湯下麵你愛吃的是不是？辛田。  
朋友（他正在看着窗外出神。）啊，謝謝你，我一點也不餓。

太太 不餓？坐了三點鐘的火車，一點東西也沒有吃。——是很好鷄湯，因為仲湖病了，出了那麼多的血，想應當補一補，所以昨天我特地自己到市場買來一隻油雞。

朋友（鼻子裏似乎哼了一聲。）

太太 仲湖，你也喝一點湯嗎？

先生 | 辛田，我應該不應該喝點鷄湯？

朋友 (不理他。停了一會，很莊嚴的向太太說：) 季英，有幾句話我想——我應當對你說。(太太怔了一下，先生坐了起來。) 你知道，我一向是不愛管人家的閒事的，尤其是人家夫婦間的閒事。因為我覺得夫婦間的關係太複雜了，旁人是再也弄不清楚的。所以無論是怎樣親密的一個朋友，一管到人家夫婦間的事，一定是自討沒趣；在當時一方面把他一方欺侮得過甚的時候，也許她會暫時的感謝你。但是一會兒他們好起來，就把所有的錯處都移到你的身上。不過像仲湖這一次的行爲，他太欺侮你了，我忍不住要說一句公道話——

太太 | 仲湖怎麼啦？

先生 | 你聽他講囉。

朋友 | 前天你們到底爲的甚麼事，我自自然一點不知道，不過那是沒有關係的，剛才我已經說過，兩個人爲了點事，吵起來，在氣頭上，相罵甚而至於相打，都沒

有甚麼不可以，像他這種的裝起病來嚇你，我覺得——

太太 他裝起病來？

朋友 是的，他的病是假的！

太太 他的病是假的？你怎麼知道？

朋友 怎麼知道，剛才他親自告訴我的。

太太 怎麼？他的眼並沒有瞎？

朋友 瞎！你把他的綳帶扯下來看看就知道。（他以為他做了一件好事。）

太太 （想了一想，了解了一切。）呀，他的病是裝起嚇我的？他告訴你他的病是裝

起來嚇我？（她又快活，又感激的跳向她的先生。） You dear!

朋友 “DEAR”（他莫名其妙的看着太太很親很愛的替他的先生解綳帶，先生

滿臉的得意。太難受了，他即刻移轉了他的視線，咬住嘴邊。太太解完了綳帶，也許還在先生的臉上親了一下，不過我們沒有看到，因為綳帶還沒解完，幕已經

落了下來。

(幕下)

壓  
迫





叔和

這篇短劇是供獻給你的。這劇裏主人的一種可愛的特性，是否受了你的暗示，我不敢說，但是這劇的情節，是由你發生的。去平的冬天——大約你還記得罷——你想離開我們自己找房另住，有一天晚上，我們坐在火爐的旁邊烤火，講起這件事來，我們和你開頑笑，說：你如果不結婚，你一定找不到房子。因為北京租房，要滿足兩個條件：一是有舖保，一是有家眷。那時我覺得這個題目很有趣，對你說，我要替你寫一篇短劇。這事已隔了一年多了。在這一年之內，多少次我想把這篇劇本寫出，都沒有成功。現在這篇劇本總算勉強脫稿，但是你已經死了！以前我寫的那幾篇試驗的作品，都曾經先由你看過，然後發表。這一篇特別為你寫的東西，反而得不着你的批評，這是很令人感傷的一件事。

這篇短劇不過是一種幻想。沒有「問題」也沒有「教訓」。然而因為你的死，它倒有

了特別的意義。你是怎樣死的，你知道麼？你的病，是瘟熱病。你的死，是蒼蠅咬死的。蒼蠅不會咬人，但是你住在醫院裏的時候，你的朋友每次去看你，都要在你的床上，你的身上，你的牛奶杯上替你打死好多的蒼蠅。你處在那種無人看護的情境，說你是蒼蠅咬死的，總不算太不理智吧。因此我想到，你真正的找房的時候，如果能和這劇裏的主人一樣，遇到那樣的一個富有同情的人，和你「聯合起來」去抵抗——不但「有產階級的壓迫」——社會上一切的壓迫與欺侮，我相信，你一定不會死的。

你是一個很有 humor 的人，一定不會怪我寫一篇喜劇來紀念一個已死的朋友。我的生性是不悲觀的，然而你可以相信，我寫完了這篇劇本，思念到你，我感覺到的祇是無限的淒涼與悲哀。

西林 十四，十二，七。

劇中人物：

男客人

女客人

房東太太

老媽子

巡警

佈景：

一間中國舊式的房子。後面一扇門通院子，左右壁各一門通耳房。房的中間偏右方，一張方桌，四圍

幾張小椅，桌上鋪了白布，中間放着一架煤油燈及茶具，偏左方，一張茶几，兩張椅子，靠壁放着一張椅背，上搭了着一件雨衣，旁邊放着一個手提的皮包。後面的左邊靠牆放着一張類似洗臉架帶有鏡子的小桌，上面放着一個時鐘及花瓶。屋內尙有其他的陳設，壁上還有一些字畫，但都很簡單而儉樸。

開幕時，一個著粗呢洋服，長筒皮靴的男人坐在茶几旁邊的一張椅上抽烟斗，一個老媽子立在門外，將手伸到屋簷的外邊去試驗有無雨點。

老媽（走進屋來。）雨倒不下了，怎麼還不回來？（從桌上拿了茶壺，走到茶几邊

代客人倒茶。）

男客（不耐煩，站起。）唉，你先弄一點東西來吃，好不好？

老媽東西倒有在那裏，不過這也得等太太回來。

男客吃東西也得等太太回來？

老媽（嘆了一口氣。）是的，吃東西得等太太回來，房子的事情，也得等太太回來。

男客 好吧，等太太回來吧。橫豎是那麽一回事，太太回來也是那樣，太太不回來也是那樣。（復坐下。）

老媽 （搖頭）看那樣子，太太不像肯答應把這房子租給你。

男客 不把這房子租給我？誰叫她受我的定錢？

老媽 是的，那祇怪小姐不好。其實——唉——太太的脾氣也太古怪了。像你先生

這樣的人，有甚麼要緊？深更半夜，屋裏有一個男人，還可以有個照應。

男客 這房子以前有人租過沒有？

老媽 這房子已經空了有一年多了，也沒有租出去。

男客 這房子並不壞，爲甚麼沒有人要？

老媽 沒有人要？誰看了都說這房子好，都願意租。這房子又乾淨，又顯亮，前面還有

那樣的一個花園。

男客 這樣說爲甚麼一年多沒有租出去呢？

老媽 你先生也不是外人，告訴你也沒有甚麼要緊，你知道，我們的太太愛的就是打牌，一天到晚在外邊。家裏就祇有我和小姐兩個人。有人來看房，那是小姐去招呼。有家眷的人，一提到太太，小孩，小姐就把他回了。沒有家眷的人，小姐才答應，等到太太回來，一打聽，說是沒有家眷，太太就把他回了。這樣不要說是一年，就是十年，我看這房子也租不出去。

男客 怎麼，像這一回的事，以前已經有過麼？

老媽 也不知有過多少次。每回租房，小姐都要和太太吵一次，不過平常小姐不敢做主，這一次她做主，受了你先生的定錢，所以才生出這樣的事來。

男客 她如果早做主，這房子老早就租了出去。

老媽 是的，不過平常租房的人，聽說房子不能租給他們，他們也就沒有話說，不像你先生這樣的……

男客 古怪，是不是的？你們太太的脾氣太古怪了，我的脾氣也太古怪了，這一回

兩個古怪碰在一塊兒，所以這事就不好辦了。不過我也覺得這房子不壞，尤其是前面的那個小花園。

老媽 看你先生的樣子，一定也是愛清靜的。這裏一天到晚聽不到一點嘈雜的聲音，離你先生辦事的處方又近，所以……我曾在那裏替你先生想……

男客 你替我想怎麼？

老媽 ……就說你先生是有家眷的，家眷要過幾天才來，這樣一說，太太一定可以答應把這房子租給你。

男客 好了，如果過幾天沒有家眷來，怎樣？

老媽 住了些時，太太看了你先生甚麼都好，她也就不管了。

男客 不行不行，一個人沒有結婚，並沒有犯罪，爲甚麼連房子都租不得？

老媽 喔，我不過覺得你先生這樣的愛這房子，如果租不成功，心裏一定不舒服，所以那麼瞎想罷了，我原是不懂事的。——啊，這大概是太太回來了。（走到門口，



高聲）是太太麼？（外邊答應）是的，在這兒。（走出，客人也站了起來。少停，房東太太由後門走進，老媽跟在她的後面。）

房東 對不住，勞你等了。

男客 我對你不住，打攪了你。我叫你們的老媽子不要去驚動你，她沒有聽我的話。

房東 那沒有甚麼。（從一個皮夾子裏拿出一張票子。）啊，這是你先生留下的定錢，請你收起來。

男客 啊，對不住，我今天是到這邊來住宿的，不是來討定錢的。

房東 怎麼？昨天我不是對你說明白了麼，說這房子不能租給你？

男客 啊，是的，你說的很明白。

房東 那麼今天你還叫人把行李送到這兒來是甚麼意思？

男客 （高興得很）因為叫我不來是你說的，不是我說的，我並沒有答應你說不來，我答應了沒有？

房東（漸漸的感到不快。）你這話我真不大明白，你的意思，好像是說這房子的租不租要由你答應，是不是？

男客 喔，不是，這房子的租不租，自然是要由你答應。不過，既把房子租了給我，這房子的退不退，就得由我答應。你知道，現在這房子不是租不租的問題，是退不退的問題。

房東（漸漸生起氣來。）我這房子是幾時租給你的？

男客 你既受了我的定錢，這房子就算租了給我。

房東 真是碰到鬼，我幾時受你的定錢？那是我的女兒，她不懂事。

男客 不懂事？她又不是一个小孩子。

房東 喔，現在這些廢話都不必講，我這房子並不是不租，我是要租一個有家眷的人，如果你先生有家眷來同住，我這房子租給你，我沒有話說。

男客 你這話說的毫無道理。你租房的時候，說明了要家眷沒有？我騙了你沒有？

房東（改用和平的方法）租房的時候沒有說，可是我昨天已經對你先生說過，我們家裏沒有一個男人……

男客（停止她）唉，我問你，你租房的時候，你家裏有男人沒有？為甚麼現在才想到？

房東 你這人一點道理不講，我沒有這許多工夫來和你爭論。

老媽（想做和事老）喔，太太，今天時候也不早，天又下雨，現在要這位先生另外找房子，也不大方便，可不可以讓這位先生暫時在這兒住一宵，明天再想另的法子。

男客（固執）不行！這話不是這樣講，如果我不租這房子，我即刻就走，既是受了我的定錢，這房子就非租給我不可！

房東 那麼我告訴你，你今晚非走不可！

男客（冷笑了一聲）哼！（坐了下來）

房東 (站到他的面前。)你走不走?

男客 不走!

房東 王媽，去把巡警叫來。

老媽 喔，太太!

房東 你去叫巡警來。

男客 巡警來了又怎樣?巡警也得講理呀。

老媽 太太，我想……

房東 我叫你去叫巡警去，你聽見了沒有?——你去不去?

老媽 好吧。(由後門走出。)

房東 要他即刻就來!(由後門走出，用力將門一關。)

男客 (沒有了辦法。袋裏摸出烟包和烟斗，包裹的烟又完了，從皮包裹取出一個煙罐，開了一罐新煙，先把煙包裝滿了，然後裝了煙斗。正想抽煙的時候，忽然來

了敲門的聲音，他厲聲的說：「進來！」（仍然背了門立着。）

女客 （推開門，輕輕走進。身上著了一件雨衣，一手提了一隻小皮包，一手拿了一把雨傘。一進門就開了口，一開了口就有不能停止的勢子。）「啊對不起，請你原諒。（男客人急轉過身來，這時他才看見進來的是這樣的一個人）這是很無禮的，我知道，但是我沒有辦法，你們的大門沒有關，我一連敲了好幾下，都沒有人答應，所以祇好一直走進來。」

男客 （氣還未平，但沒有忘記把啣在嘴裏的煙斗拿下來放在桌上。）「你有什麼事？」

女客 我我是到這邊大成公司做事來的。今天剛從北京來，下午三點的車子，直到六點鐘才到，九十里路，走了兩個半鐘頭，你看現在我要找一個住宿的地方，在火車站上，我打聽了好幾個地址，一連走了三四家，都沒有找到一間合用的房子。有人告訴我，說這邊還有幾間空房……

男客 (遇到了對頭。)啊,你是來租房的!

女客 是的。不知道這邊的房子租出去了沒有?

男客 (狠心的回答。)你的運氣不好,這房子剛剛租出去。

女客 啊,你說我運氣不好,我的運氣可真不好。碰到這樣的天氣,這鄉下的路又不  
好走,你看,我一身的衣服都打濕了。兩隻腳走得發酸。(嘆了一口氣)唉。我可  
以借你們的凳子坐了歇一回麼?

男客 對不起,請坐。(氣全沒有了。)

女客 (放下皮包,雨傘。)謝謝你。(坐在茶几裏邊的一張椅上,向四邊觀察房裏  
的一切。)

男客 (引起了趣味,坐在方桌旁的一張小椅上。)剛纔你說你是到大成公司來  
做事的,不知道在那邊擔任的甚麼事?——啊,也許我不應該問。

女客 不應該問?那有甚麼?這又不是不可以告訴人的事。前兩個星期,他們在報上

登了一個廣告，要聘請一位書記。那個廣告，甚麼報上都有，我想你一定看到的。

男客（點了一點頭。）

女客 上星期五，他們又在報上登了一個啓事，說「敝公司擬聘書記一席，現已聘定，所有親友寄來薦書，恕不一一作覆，特此聲明。」這個啓事，你看見了沒有？

男客（又點了一點頭。）

女客 那位聘定的書記就是我。你沒有想到吧？——你沒有想到是一個女人吧？

男客 這倒沒有想到。

女客（得意的很。）不過現在怎樣辦呢？你替我想，後天就要到公司裏去接事，現在連住的地方還沒有找到！從六點半鐘一直走到現在，就沒有停腳。不瞞你說，我連飯還沒有吃呢。（起身整理了一回衣，走到鏡子的前面照臉。）

男客（好像很同情的樣子。）飯還沒有吃？那怎麼行？這一層說不定我或者可以幫助你。（起身倒了一杯茶。）

女客 謝謝你，我不過是告訴你。我不是來騙飯吃的。

男客 喔對不起——好，請先喝一杯茶吧。

女客 謝謝。（復坐原處。）

男客 （袋裏摸出紙煙盒）你不抽煙吧？

女客 我不抽煙，不過我並不反對旁人抽煙。（喝了一口茶。）

男客 謝謝你。（放回煙盒，收了煙斗，背轉了身，燃火抽煙。）

女客 （摸到她的腳。）喔，天呀！你看我的這雙腳，還像是人的腳麼？……

男客 （急轉過身來。）怎麼樣？

女客 不僅是水，連泥都走進去了！

男客 （殷勤起來。）那真糟。要不要換襪子？如果要換襪子，我可以走到外邊去。

女客 謝謝你，我不要換襪子。就是換襪子，也用不着把你趕到外邊去。

男客 不要緊，如果襪子沒有帶，我還可以借你一雙。



女客 謝謝你，你的好意我很感激，不過換牠有甚麼用處？反正是要到水裏走去的。

男客 要到水裏走去？——幹麼要到水裏走去？

女客 不到水裏走去有甚麼辦法？這樣漆黑的天，一到街上，你還分得出那裏是水

那裏是路來麼？

男客 （如有所思）

女客 （又喝了一口茶，嘆了一口氣，起身告辭。）啊，打攪了你，對不住得很。（拿了

皮包雨傘，預備走出。）

男客 （阻止她。）不用忙，再歇一回兒。——剛才你說，你是要租房的，是不是？

女客 （面向了他。）怎麼，我說了半天，你還沒有聽懂麼？

男客 聽是聽懂了。不過……唉，你看這三間房子怎麼樣？

女客 怎麼，你不是說已經租出去了麼？（放下皮包。）

男客 租是租出去了，不過也許可以讓給你。

女客 (高興起來。)可以讓給我真的麼？(放下雨傘)

男客 自然是真的。(又替她倒好了一杯茶)

女客 (坐下，接了茶。)謝謝。不過爲甚麼可以讓給我？是不是這房子如果我願租你就可以不租給那個人？

男客 (搖頭)

女客 不然，你剛才說的是句謊話，這房子就沒有租出去？

男客 不，我說的是實話。這房子是已經租出了。現在也不是不租給那個人。我說可以讓給你，是說已經租好這房的那個人，自己願意讓給你。

女客 那我可不明白。爲甚麼那個人願意把房子讓給我？他連見都沒有見過我，爲甚麼要把房子讓給我？

男客 那你不用管。

女客 這房子鬧鬼不鬧鬼？

男客 怎麼，難道你怕鬼麼？

女客 喔，我是不怕鬼的，我說也許那個人怕鬼。

男客 喔，那個人也是不怕鬼的。——不管有鬼沒有鬼，讓我們來看看房子，好不好？

（從桌上拿了燈引她看房，這是一間睡房，開了右壁的門，讓她走進。）蘆葦的頂篷，洋灰地，洋式床，現成的鋪蓋。窗子外面是一個小小的花園。一清早就可聽到鳥的聲音。白天撩開窗簾，滿屋裏都是太陽。（女客人走出，他又把她引到右邊的耳房。）這邊也是一個睡房。鋪蓋傢具也都是現成。房間的大小，和那邊一樣。就是光線差一點。一個人住的時候，這裏可以做睡房，那邊可以做書房。（女客人走出。）中間可以吃飯會客。（放下燈。）這屋子又乾淨，又顯亮，一天到晚，聽不到一點嘈雜的聲音。這裏離你辦事的地方又近。我看這房子是於你再合式沒有了。

女客 這三間房子租多少錢？（坐下。）

男客 喔，便宜得很。這樣的三間房子，只租五塊錢一月。

女客 房子倒不錯，房價也不貴。（想了一想。）這房子真的可以讓給我嗎？

男客 自然是真的，爲甚麼要騙你？

女客 不過今晚就來住，總不行吧？

男客 行，行。（好像忽然想起一件事來。）不過——你結了婚沒有？

女客 （跳了起來，挺了胸脯，豎起眉毛。）甚麼！！

男客 （還要補一句）你結了婚沒有？

女客 （怒了。）你這話問的太無道理！

男客 太無道理？

女客 簡直是一種侮辱！

男客 （高興起來。）「侮辱」對了，一點都不錯，我也是這樣說。但是現在有房出

租的人，似乎最重要的是先要知道你結婚沒有。

女客 我結婚沒有，干你甚麼事？

男客 是的，一點都不錯，我結婚沒有，干她們甚麼事？可是她們一定要問，你說奇怪不奇怪？

女客 我完全不懂你的意思。

男客 誰說你懂你自然不懂我的意思。不過你不要性急，讓我告訴你，你就會懂。

——剛才你說，你是到這邊大成公司來做事的，是不是……

女客 你這人的記憶力真壞，怎麼剛說過了的話，立刻就忘了。

男客 不要生氣。我不過是告訴你，我也是到這邊大成公司來做事的。

女客 你也是到大成來做事的？

男客 是的。你沒有想到吧？

女客 你在大成做甚麼事？

男客 我在這邊當工程師。

女客 這樣說，你並不是這裏的房東？

男客 誰說我是這裏的房東？我說了我是這裏的房東沒有？你看我的樣子，像一個

房東麼？

女客 （搶着說）啊我知道了！你是這裏的房客！這三間房子是你租的，現在你覺得不合式，想把牠退了。

男客 想把牠退了！誰說我想把牠退了？

女客 剛才你不是說這房子可以讓給我的麼？

男客 是的，我是說可以讓，沒有說要退。

女客 那我更加不明白了，你既不想退，爲甚麼要讓呢？

男客 你真的不明白麼？

女客 真的不明白。（坐下）

男客 因爲——我看了你……喔，不是，因爲房東不肯租給我。

女客 爲甚麼房東不肯租給你？

男客 啊，可是這婚姻的問題。現在我們講到題自上來了。一星期以前，我到這裏來看房子，碰到了房東小姐。一見了我，她就盤問我，問我有沒有老太太，有沒有小孩子，有沒有兄弟姊妹，直等到我明明白白地告訴了她我是沒有結過婚，她才滿了意。連房價也沒有多講，她就答應了把房子租給我。

女客 懂麼？她一定知道了你是一個工程師，她想嫁給你！

男客 真的麼？這我倒沒有想到。——昨天下午，我到這裏來的時候，她們老太太告訴我，說如果我沒有家眷來同住，她這房子不能租給我。她明明知道我沒有家眷，她把這話來要挾我，你說可惡不可惡？

女客 爲甚麼沒有家眷來同住，這房子就不能租給你？

男客 我不知道啊。她說她們家裏沒有男人。

女客 笑話。

男客 這簡直是一種侮辱，是不是？

女客 是的。——後來怎麼樣？

男客 後來我把她教訓了一頓。

女客 她明白了這個道理沒有？

男客 明白了這個道理？一個人一過了四十歲，他腦子裏就已經裝滿了舊的道理，

再也沒有地方裝新的道理，我告訴你。

女客 現在怎麼樣？

男客 現在？現在我不走！

女客 她呢？

男客 她？她去叫巡警。

女客 叫巡警？叫巡警來幹甚麼？

男客 叫巡警來撞我！



女客 真的麼！

男客 爲甚麼要騙你？你如果不相信，等一回兒巡警就要來，你自己看好了。

女客 這倒是怪有趣的事。不過巡警如果真的攆你，你怎麼樣？

男客 你沒有來以前，我不知道怎樣。現在我有了主意。

女客 你預備怎樣？

男客 我把巡警痛打一頓，讓他把我帶到巡警局裏去，叫房東把房子租給你。這樣

一來，我們兩個人就都有了住宿的地方。

女客 那不行。（若有所思）

男客 那爲甚麼不行？

女客 你還是沒有出那口氣。——唉，我倒有個主意。

男客 你有甚麼主意？

女客 （少頓。）讓我來做你的太太，好不好？

男客 甚麼!!

女客 喔，你不用嚇得那麼樣，我是不向你求婚。

男客 喔，你誤會了我的意思——我——我——因為我實在沒有想到這個方法。

女客 這是最妙的一個方法，她說你沒有家眷同住，這房子就不能租給你，現在你

說你有了家眷，看她還有甚麼話說？

男客 她一定沒有話說。不過——你願意麼？

女客 我爲甚麼不願意？這於我有甚麼損害？——又不是真的做你的太太。

男客 喔，謝謝你！

女客 你不要把我意思弄錯，我不是說做了你的太太，我就有甚麼損害，那完全是

另外一個問題。

男客 是的，那完全是另外一個問題。不過你幫我，把租房的這個問題解決了，我總

應該向你道謝。

女客 嗤！道謝，無產階級的人，受了有產階級的壓迫，應當聯合起來抵抗他們。（側

耳靜聽）

男客 不錯，不錯。

女客 我聽見有人說話。

男客 那一定是巡警！（急促的）唉，不過我已經說過我是沒有家眷的，現在怎樣

對她們講？

女客 就說我們吵了嘴，你是逃出來的，不願意給人知道……

男客 （巡警已經走到門外，他急忙的點了一點頭，叫她不要再講話）呀！

（男客人坐在方桌邊，裝作生氣的樣子。女客人坐在茶几旁邊。後門由外推開，走進一個巡警，手裏提了一個風燈，後面跟了老媽和房東太太。她們看見房裏來了一個女人，非常的驚訝。房裏來的這個女人見她們來了，起了一回身，向她們行了一個很謙和的禮。巡警將風燈放在桌上，與那位生氣的先生行了

一禮。

巡警 您貴姓？

男客 (不客氣的) 我姓吳。

巡警 (把頭點了一點) 喔——府上是？

男客 府上？我沒有府上。

女客 (起始做起受了委曲的太太來) 啊，你是拿定主意不要家了，是不是？

巡警 (注意到插嘴的人，向男客人) 這位……貴姓是？

男客 (答不出，看了女客人一眼，女客也正在代他為難，他祇好起始做起依舊賭

氣的丈夫來) 我不知道。你問她自己好了。

巡警 (真的問她自己) 您貴姓？

女客 (很高興的) 我——也姓吳。

巡警 喔，您也姓吳。

女客 是的。

巡警 (再也想不出別的話) 府上是

女客 我我住在北京西四牌樓太平胡同關帝廟對面，門牌三百七十五號，電話西

局四千六百九十二。——啊，你把牠寫下來吧，等一回兒你一定要忘記。

巡警 (真的摸出一本小簿子來) 北京…… (寫字)

女客 西四牌樓太平胡同，(讓巡察寫) 關帝廟對面。

巡警 門牌多少?

女客 三百七十五號。電話西局——四千——六百——九十二。

巡警 (寫完了) 謝謝您。(藏好了簿子，又轉向男客) 您是來這邊租房的，是不

是?

男客 不是! 我是來這邊住宿的，這房子我老早就租好了。

巡警 (難住了。沒有了辦法，又轉向女客) 您是來這邊……

女客 我! 我是來這邊找人的。

房東 (不能再忍耐了。) 你到這邊找甚麼人?

女客 (很客氣的向她點了一點頭。) 我到這邊來找我的男人。

房東 找你的男人? 誰是你的男人?

女客 我想你應該知道吧? ——你既把房子都租了給他。

房東 怎麼! 這位先生是你的男人麼?

女客 我不知道。你問他好了, 看他承認不承認?

老媽 (也不能再忍耐了。) 太太, 你看怎麼樣! 我老早就對您說過, 這位先生一定

是有太太的, 您不信。

巡警 (糊塗了) 怎麼? 剛才你們不是說這位先生沒有家眷, 怎麼現在他又有了

家眷?

老媽 不要糊塗吧, 剛才這位太太還沒來, 我們怎麼會知道? 如果這位太太早來這

裏, 還可以省了我在雨地裏走一趟呢。

女客 對你不住。這實在不能怪我，五點鐘的車子，六點半鐘才到這裏。

老媽 請您不要多心。我不過是說他太不懂事。

巡警 這話可得要說明白了，太太要我到這邊來，是說這位先生租了這三間房子，要一個人在這邊住。這屋裏住的都是堂客，他先生一個人在這邊住，很不方便，是那麼個意思，現在這位先生的太太既是來了，這事就好辦。如果太太是和先生在這邊同住，那就沒有我的事，如果太太不在這邊住，這件事還得……

老媽 不要瞎說吧。太太自然是在這邊住。——一看還不知道——先生和太太不過是爲了一點小事，鬧了一點意見，你不來勸解勸解，還來說那樣的話。太太不在這邊住，到哪裏住去？——好了，現在沒有你的事了，你趕緊回去打你的牌去吧。（把風燈送到他手裏。）走走！

巡警 這樣說，那就沒有我的事了。好了，再見，再見。

女客 再見。你放心好了，哪一天我不在這裏住的時候，我通知你就是了。

巡警 對不起，打攪，打攪。

〔巡警走出。老媽與高采烈的拿了茶壺走出。房東太太承認了失敗，看了她的客人一眼，也祇好咬了面孔走出。〕

男客 (關上門，想起了一個老早就應該問而還沒有問的問題，忽然轉過頭來。)

啊，你姓甚麼？

女客 我——啊——我——

(幕下)





三塊錢國幣（一幕草戲）



時間 民國二十八年抗戰期間。

地點 西南的某一省城。

劇中人：

吳太太 抗戰期間，西南的某一省城的熱鬧街上所看到聽到「碰」到的無數外省人之一，年三十以上，擅長口角，說得出，做得到。如果外省人受本省人的欺侮是一條公例，她是一個例外。

楊長雄 抗戰期間，跟着學校遷移，上千的流離顛沛的大學學生之一，年二十左右，能言善辯，見義勇為，有年青人愛管閒事之美德。如果外省人袒護外省人是一條公例，他是一個例外。

成衆 休假期間，楊長雄臥室中進進出出的許多少年朋友之一。年與楊相若，言語舉動常帶有自然而不自覺的幽默。如果一個人厭惡女人的嚙嚙，喜歡替朋友排難解紛是一條公例，他好像是一個例外。

李嫂 物價飛漲，工資高貴的非常時期中，許多從鄉間來省謀生賺錢的年輕女傭之一。年二十以下，毫無職業經驗。初出茅廬，雖得其時，而未得其主。如果一個女傭祇有賺錢，不會貼錢，祇有正當的或不正當的增加財產，不會損失財產是一條公例，她確實是一個例外。

警察 當然是西南某一省城內許多維持治安的警察之一。但在數目的比率上，微有不同，因為在這一城內，不但警察數目較多，衛隊憲兵糾察偵探亦較多，然這與本劇無關，沒有說明之必要。如果警察應該尊重權威專門招呼汽車是一條公例，他不是一個例外。

佈景：

一個舊式住宅的四合院子。上面是有廳子的三間正房，是吳太太的住所。右面是兩間矮小的廂房，是楊長雄的公寓。左面兩間廂房，一爲廚房，一爲出門的過道。院子裏有樹有花，也有曬着的被單，女人的內衣和小孩的尿布等。廳子上堆積別無放處桌子、椅子、茶几、板凳和小孩的車馬等。

開幕時，吳太太在收拾曬乾的東西，有的只是摺好，有的先需熨平。楊長雄坐在窗外的一個蒲團上看書，曬太陽。

吳  
（繼續開幕以前的口角。）窮人，窮人，這個年頭，那一個不窮呢，那一個不是窮人呢？白米賣到六十塊錢一擔，豬肉一塊五毛錢一斤，三毛錢一棵白菜，一毛錢一盒洋火。從來沒有聽說過窮人，窮人，是的，做娘姨的是窮人，做主人的個個是發財的嗎？這個年頭，祇有軍閥，祇有奸商，沒有良心的人，纔會發財呀，我們可不是這樣的人——這樣的三間破房子，一個月要四十塊錢的房租。打仗以前，連

四塊錢都沒有人要。簡直是硬敲竹槓！這樣的事，纔是欺負人的事，這樣的人，纔需要旁人去教管教管——（一面說話，一面已摺好幾件衣服，說時，目光向楊藐視，他顯然是她在教管的對象。）

楊（想用兩手掩耳，則無手拿書。不得已，用一手把對着聲浪的一耳掩上。）

吳 是的，我用的娘姨是一個窮人，我承認，可是我並沒有欺負她。這樣貴的伙食，她一個人吃三個人的飯，我並沒有扣她的工錢呢。（轉調。）打破了我的東西，不賠！還有旁人幫忙，說不應該賠。我倒要聽聽這個大道理。

成（正當他的朋友預備講道理的時候，從右廂房走出，一手提着一張方凳，一手拿着一盒象棋，走到楊的面前，放下凳子。）下棋，下棋。

楊（放下書本，預備下棋。忽然看了吳一眼，想逃出對於下棋不利的惡劣環境。）拿到裏面去下好不好？

成（沒有懂得楊的提議的理由。）裏面很冷，外面有太陽，外面比裏面好得多。

（剛說完，就看見楊用大姆指向後指指那惡劣環境的產生者，了解了楊的意思。）  
思。喔！裏面和外面一樣！（兩人排好棋子，開始下棋。）

吳  
（將已經整理過的幾件衣服收進屋去，一會走出，手裏拿着一隻花瓶。）  
呶，看罷，就是同這個一模一樣的一隻花瓶。還是五年前我從牯嶺避暑回上海的時候在九江買的。他要二十塊錢一對，是我還了六塊錢買下的。用到現在，沒有見打破一點。我因為喜歡它的樣子，纔特地當寶貝似的帶在身邊。她把那一隻打個粉碎！你說可恨不可恨。現在你就是出十塊錢一隻，也沒地方可以買得到。我要她照原價賠我三塊錢，可算是十二分的客氣了。（說着，將寶貝玩賞了一回，順手放在廊上的一張茶几上。繼續做她未完的工作。）

成  
老兄，你也應該客氣客氣啊！怎麼連將軍你說都不說一聲！

吳  
——現在的三塊錢，值甚麼？抵不到以前的三毛錢。照道理應該照市價賠我纔是。不過我既說了祇要她賠我三塊錢，已經說出的話，我不反悔。可是如果連三



塊錢都不賠我，那可不行！

成（並非認真的。）唉，老楊，我和你賭一個輸贏好不好？這盤棋，如果你贏了，我出

三塊錢；如果我贏了，你出三塊錢。贏的錢送給李嫂，讓她還債，怎麼樣？

楊李嫂沒有債，我也沒有錢。你是闊人，三塊錢不在乎，我是一個窮光蛋，我的三塊

錢用處多得很。（用剛聽到的口吻。）這個年頭，自來水筆，賣到六十塊錢一枝，

鋼筆頭，兩塊錢一打，九毛錢一瓶墨水，一毛錢一隻信封。從來沒有聽說過！

吳（得到了一個進攻的機會，回頭向楊。）啊，你知道說窮，你也會說你是一個窮

人，那麼剛纔你說的全是廢話！你既知道大家都是窮人，還說甚麼替窮人想想？

你說你是一個窮光蛋，請問，現在那一個不是窮光蛋？

楊（被迫抗戰。）吳太太，你還要多講嗎？

吳我爲甚麼不能多講？難道我連在我自己家裏說話的權利都沒有了嗎？

楊（放棄了紙上談兵。）好罷，你既要講，我就再和你講好了，你剛纔要我講道理，

我爲省事起見，沒有理會。現在我把這個道理就來講給你聽。我們都是窮人，不錯，不過窮人也有窮人的等級。一個用得起娘姨服侍的太太，如果窮的話，是一個高級的窮人；一個服侍太太的娘姨，是一個低級的窮人；像我這樣一個掃地抹桌子要自己動手的窮學生，是一個中級的窮人。如果今天是我這樣一個中級窮人，打破了像你這樣高級窮人的一隻花瓶，也許還可以勉強賠得起。現在不幸得很，打破花瓶的是李嫂，她是你僱用的一個娘姨，她是一個低級窮人，她賠不起。三塊錢在你不在乎，可以在她……

吳 你這話不通，甚麼叫做不在乎……

楊 不要忙，不要忙，請你讓我把話講完。不在乎，就是說，一桌酒席，一場麻將，一雙絲襪，一瓶雪花膏……

吳 廢話。那是我的錢，我愛怎樣花就可以怎樣花，旁人管不着。

楊 好好好，就說是我說錯了，你說對了。就承認這個問題不是在乎不在乎，也不是

賠得起賠不起的問題。這正是我要說的話。窮不窮，賠得起，賠不起，講的是一個情，人情之情。現在我要說的是一個理，事理之理。我們爭的是一個娘姨打破了主人的一件東西，應該不應該賠償的問題，我的意見是一個娘姨打破了主人的東西，不應當賠，主人不應該要她賠完了。

吳 喔！不應該賠？

楊 不應該。

吳 花瓶是不是我的東西？

楊 是的。

吳 是不是李嫂打破的？

楊 是的。

吳 一個人毀壞了別人的東西，應該不應該賠償？

楊 應該賠償。

吳 好了，還要說甚麼？

楊 啊，別忙，別忙，你說的是毀壞了別人的東西，可是你不是別人啊！我問你，李嫂是不是你的傭人？

吳 是的。

楊 傭人應該不應該替主人做事？

吳 當然。

楊 你的花瓶髒了，你要不要她替你擦擦？

吳 要她擦擦，是的，可是我沒有叫她打破啊。

楊 當然你沒有叫她打破。如果你叫她打破，那就變成執行主人的命令，替主人打破花瓶，那就祇有做的快不快，打的好不好的問題，而沒有賠償的問題了。我現在再請問你：從古到今，盜竊裏燒出來的花瓶，少說，也有幾十萬幾百萬。這些花瓶，現在到那裏去了？一個花瓶是不是有打破的可能？

吳 有的，誰可以把它打破？

楊 是呀，誰可以把它打破？我請問你。

吳 花瓶的主人可以把它打破，該有花瓶的人可以把它打破。

楊 你這就錯了，該有花瓶的人，不會把花瓶打破，因為他沒有打破的機會。動花瓶的人，擦花瓶的人，纔會把它打破。擦花瓶是娘姨的職務，娘姨是代替主人做事。所以娘姨有打破花瓶的機會，有打破花瓶的權利，而沒有賠償花瓶的義務。好了，還要說甚麼？

吳 胡說霸道！

楊 胡說霸道？我還有話要說，你要聽不要聽？

吳 我不要聽！

楊 你不要聽？沒有關係！我還是一樣的要說。因為你剛纔說了半天，你並沒有徵求我的同意，你說你在你的家裏，有你說話的權利，現在我在我的家裏，也有我說

話的權利。剛纔我說的是理，現在我還要說勢，「理所當然勢所必至」的勢。剛纔我聽說，你已毫不客氣的把李嫂的身上都搜過了。一個主人有沒有搜查她僱用的娘姨的身上的權利，這是一個極嚴重的法律問題，現在且不去說它，你搜查的結果，你發現了她身上只有三毛錢，對不對？現在你要她賠的不是三毛錢而是三塊錢。這三塊錢的鉅大賠款你叫她從何而來？所以我勸你……

吳 那不用你擔心，你等着看好了。

成 下棋，下棋。

（揚就此下臺，回到象棋的戰場，繼續未完的棋局，太太也繼續回到她未完的家事。少停，外邊先傳進一陣敲門的聲音，接着走進一男一女，男的一望而知是一個警察，女的一手提了一個小包袱，從她的可憐神情，他很難猜出，她就是闖了禍的李嫂。

吳 啊，警士你來了，好得很，謝謝你！

警 太太！

吳 (放下工作，走到來人的近邊，指着李嫂，對警士。) 她是我僱用的一個娘姨，現

在我把她回了，她就要走。她今天早上把我的一隻花瓶打破了，我的花瓶原來是一對，(說着，從茶几上將另一花瓶拿來作證。) 請你看一看，她打破了的那一隻，同這一隻一模一樣。這一對花瓶，是我親自在江西買的，江西是全國出最好瓷器的地方，你知道，原價六塊錢國幣一對，現在要到市上去買，十塊錢一隻也買不到。現在我要她照原價賠我三塊錢國幣，她自己也已經答應了賠我。她要我扣除她的工錢，可是她以前的工錢，我已經都給了她了。現在我不願意再用她，因為——因為一對花瓶已經打破了一隻，這剩下的一隻，我一時還不想把它打破。(為謹慎起見，將一時不想打破的花瓶放還到原處。) 現在我先請問你，她打破了我的東西，應該不應該賠償？

警 是啦嗎。

吳 好，請你問問她，花瓶是不是她打破的？是不是她答應了願意賠我？

警 (認為用不着問。) 是啦嗎。

吳 請你問一問，她是不是答應了賠我三塊錢？

警 (向李嫂。) 你懂嗎？你打碎了王人家的花瓶，太太要你賠她，賠三塊錢國幣，你聽懂了沒有？

李 (低頭無言。)

吳 好了。我已經看過她的包袱和她身上，她只有三毛錢。現在請你等一等，(向楊) 看了一眼，走進正房一會，提了一個小包袱走出向警士。(這是她的鋪蓋。這條巷子的對面，就是一家當舖，我請你帶着她把這個鋪蓋拿到那家當舖去鋪押三塊錢交給我。)

楊 (從蒲團上跳起來。) 甚麼？你要押她的鋪蓋！

吳 是的。

楊 (走到吳的面前大有搶奪鋪蓋之勢。) 豈有此理！你把她的鋪蓋押了，你叫她



睡什麼？

吳 這是她的鋪蓋，不是你的鋪蓋，與你無關！（轉向警士。）警士，請你過來，我指給你看那一家當舖在那裏。（向門走去。）

楊 （走去攔住去路。）不行！

吳 甚麼叫不行？這是不是你的東西？打破的是不是你的花瓶？我的事要你來管！——先生，請走開，讓我走路！

成 （走去把楊拉開。）下棋，下棋，下棋，下棋，下棋。

〔吳太太、警察、李嫂同走出，楊回到蒲團上，氣得說不出話來。〕

成 （燃着一支香煙，也回到原來的位，靜默了一會。）這盤棋大概是沒有希望下完了罷。（無意的一人代表兩方，進行未完的棋局。）

楊 （轉過氣來。）唉，氣人不氣人？這樣的蠻傢伙，見過沒有？搥她一頓，出出氣，贊成不贊成？

成（似乎經過了一番考慮。）和一個女人打架不大妙，可是我贊成給她一個教訓。

楊 這樣的女人，除了拳頭的教訓，沒有別的方法，我想給她幾拳，打一個痛快再說。（站了起來，好像真想預備動手的樣子。）

成（知道這不過祇是說說，所以也就隨便應應。）不甚贊成。（又走了幾著棋。）

（楊在院子裏走來走去，成一人著棋一會，吳從大門走進，面有餘怒，進來後，即走進正屋，不久，發發走過，一手提了李嫂的鋪蓋，一手拿了三張紙幣。）

警 太太！

吳（從屋內走出，看見紙幣，同時也看見了鋪蓋。）怎麼了？

警 這裏是三塊錢國幣，交給你。（呈上手中的紙幣。）

吳（收下應得的賠款。）鋪蓋怎麼了？

警 是啦嗎，當舖的少奶奶，給了三塊錢，聽說太太是外省人，她不要李嫂的鋪蓋。

吳 (不甚中聽，趕緊將警察向大門引去。) 對不住得很，對不住得很，謝謝你，謝謝你。(引着警士一同走出。)

楊 (向成。) 你說丟人罷……這樣的一個無恥的潑婦

吳 (走進，不幸的聽到了對她的批評，向楊。) 甚麼？你講甚麼？你罵人是不是？(向

成。) 成先生，你聽見的，他破口罵人……

成 對不起，我在下棋，沒有留心到我四周的環境。

吳 (再轉向楊，一逼。) 你以為我沒有聽見是不是？無恥，我請問你甚麼叫無恥？

(得不到答覆。) 無恥，是的，旁人的事，不用他管，他來多事，纔是無恥。一個在背後罵人的人，纔是無恥。——

楊 (仍舊無言，一忍。)

吳 (再逼。) ——一個大學生，以為了不得，自己說話不通，還想來教訓旁人，自己以為是受過高等教育，開口罵人潑婦，請問甚麼叫做潑婦，那一個是潑婦，講啊！

楊（欲言而止者再，再忍。）

吳（三逼，轉到楊的面前。）你沒得說了是不是？剛纔你很會說話，怎麼現在連屁也不放了？你罵了人你不承認。你罵了人你不敢承認。這纔是無恥。是的。無恥！下流！混蛋！

楊（面白手顫，忍無可忍，忽然看到了茶几上放着的花瓶。急忙地走去，搶在手中，走到吳的面前，雙手將花瓶拚命的往地上一擲，花瓶粉碎。）

吳（血管暴漲，雙手撐腰。）你這怎麼說！

楊（理缺詞窮，閉緊了嘴唇，握緊了拳頭，沒得說。忽然靈犀一點，恢復了面色，伸手從衣袋中摸出了三張紙幣，送上。）三塊錢——國幣！

吳（事出意外，一時想不出適合環境的言詞。搶了紙幣，握在手內，捏成紙團，鼓着眼，看着對方。）

成（危險暴風波渡過，得到了這一場惡鬥的結論。）和棋。（收拾棋子。）

(幕下)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丁西林戲劇集

西林独幕劇集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上海重慶路一八號

漢口重慶路一四號

漢口重慶路一四號

定價三元

丁西林戲劇集

一、西林獨幕劇集

二、妙峯山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初版

#52  
102014

548

